



近思錄說略

一

□13
3542
1



門 13
3542
1

武江澤田先生著

近思錄說略

先生姓澤田名希字織部丹波國部人也弱冠為會津侯所識擢居儒職教授之暇著此書先儒謂考覈精詳後據明悉採濂洛之旨而窮其源委因請上木布千世請四方君子有取焉

平安書肆

聚文堂主人謹識

近思錄說畧序

昔者朱夫子之與東萊呂先生纂集近思錄也蓋欲使人考周程張子之學因得以窺道學之淵源也其言曰近思錄四子之階梯又曰義理精微近思錄詳



分類了い
番号130(8)
通巻

49-2645

之於戲士苟有志于學不原四
子而將何據耶不講義理而將
何力耶然則是書實爲學之要
務求道之模楷也但其爲說者
雖有葉仲圭之集解何北山之
發揮而字義事實未盡訓釋文

理微旨或未闡明以故初學艱
於其辭惑於其意迨近世亦稍
有爲之說不惟失魚兔兼謬筌
蹄者徃徃而然希初受讀而竊
憂之乃自濂洛關陝全書以至
諸儒百家之論說及子史字書

江思錄言略 序
異端之編博搜旁考質以師友
之言間亦附以管見而筆之簡
牘月訂歲改積若干年而成書
焉名曰近思錄說畧明其不精
詳也深韞書匱以備自己遺忘
會家君聞之命採其書閱之欣

然言曰吾思之久矣不圖子之
能成余志也速鋟諸梓使學者
有所依憑也希以非素志屢辭
謝之家君強之不輟然後幡然
以謂是編輯先儒之說十而八
九後學乏書勞求者獨採於此

則亦不可謂無益焉若夫管見
中片言隻字或有初學萬一之
補則斯可也已奚必避杜撰之
譏而拒家嚴之命哉於是遂出
附諸劄劄氏望後之君子正其
純繆以闢來學之惑憫其苦心

以恕僭踰之罪云爾

享保庚子三月朔旦武江澤中
希書

則亦不可謂無益焉。古夫言
中片言、集之、或有不初、學、為一、
亦則斯可也。已矣。必、
亦書也。其、
其、
必、

近思錄說略序

予近與澤田常者翁相識。隱居丹
州。時到都下。見過槃產云。男希自幼
嗜學。覃思經籍。弱冠為會津。及所識。
擢居儒職。嘗著色思錄解。已成帙。願

并一三其首。予以宋朝傷先之說。與先
人之旨不同。辭之再四。謂疑而序之。非情
也。序而疑之。非禮也。今嗣亦冊通書。而屢
叙。繼繼不以其趣之不一。語蒙推獎。曰。
願因予之言。以託不朽。辭而不可。乃予心竊

自許曰。唯叙其交際之好。蠶雪之勞。
以應之。亦何不可。而未果。歲月荏苒。杏
葉消息。頃日羽未叩。予門曰。向所告書
辭將成。而希也不幸。溘先朝露。予心斗
斗。旬。唯有一息。日望其成。而令如此。

託于公筆。壽予况之名。於永世亦足
矣。淚之言。予情不忍拒。乃遂曰。此書
也。考覈精詳。援據明悉。採澹洛之旨。
而窮其源委。其才之敏。與業之勤。既
有以過乎人也。則其書之傳。必與國

不待予之言矣。唯恨不相聚一堂。親
接聲歎。商確論辯。以歸于一是之
地。身者豈敢謂人之心如吾心乎。彼不
有得焉。則亦得矣。不承其天帳也。奈
何。遂叙其言。以寓掛劍之意云。

告

享保五年庚子穉九月

京北伊藤長胤序并書



近思錄說畧卷之一

武江後學澤田希著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近思二字本乎此程子曰近思者以類而推味是語所謂近思者是推於其近之意如自事親而推事君自從兄而推願長是已若初直去欲行高遠難做之事此是思之泛遠而非近思者如此則將有勞而無功之弊唯近以類而推循之做將去用力易而得功速學要如此而已是朱子所以名斯書也錄記也

道體類凡五十一條

體猶言體段模樣程子曰天運不已水流不窮皆與道為體體字與此同葉註曰道之體統此解恐過深而非朱子名題之本

意蓋此篇所載如太極陰陽誠德中和性命鬼神之類渾皆道
之體段今名其篇亦只取於此耳○是卷所載陰陽性命之說
苟非初學可驟議者而朱子以此爲篇首者何也此蓋與中庸
開口說性道教其意正同欲使人先知其名義爾所謂太極性
命之類自漢以下諸儒皆不達其精意所說差謬而名義頗違
矣故揀取此等言以叙一部之始抑聖賢之立言隨時不同然
皆各有當而無非至教也孔子曰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子
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蓋聖人之設教隨人
品之高下而不敢使躡等故於高妙之理未嘗輕告人如此然
及子思作中庸首舉性道之義以徧示人恐與夫子之意似相
鑿此蓋有以也當是之時道學漸微異端日盛故子思憂及其

久也邪說益熾而遂沒其真爰挑道學體要之目以釋其義使
萬世昭々無所惑焉此其時之不得不然也降至宋朝則去聖
愈遠道學愈廢雖有太極性命等名人皆不知其本義况又老
佛之徒依時乘暗借名亂實偷言害意蟬噪鸛鳴不勝其紛紜
乎此其周程張子所以諄々先論辨其道體而後及子亦所以蒐
輯之於此書之始也以此觀之孔門之教宋儒之論其意初不
相悖唯其時勢有不同耳學者不可不知○知名義亦非小可
名義一誤則標的正不愈力而愈差矣此知是篇不可不先講
也及進爲之方則後篇詳論之

濂溪先生曰無極而太極

朱子曰先生姓周氏名惇實字茂叔後避英宗舊名改惇頤英

宗名宗實 世家道州營道縣濂溪之上博學力行聞道甚早遇事剛果有古人風為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嘗作太極圖易說易通數十篇襟懷飄灑雅有高趣尤樂佳山水廬山之麓有溪焉先生濯纓而樂之因寓以濂溪之號而築書堂於其上○張南軒曰及寓於他郡而不忘其所自故亦以是名溪學者稱為濂溪先生○太極二字出易上繫辭傳第十一章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但孔子至易而言以為兩儀四象八卦之本周子便指天地萬物之根所指各異而其實同只周子擴充言之耳無極二字周子始發之以明太極之所以為太極○陳北溪曰無極之說始於誰乎柳子曰無極之極康節先天圖說亦曰無極之前陰含陽也有極之後陽分陰也

是周子以前已有無極之說矣但其主意各不同柳子康節是以氣言周子則專以理言之耳愚故云無極二字周子始發之○薛文清曰孔子言太極是指理言周子言無極是指此理無形而言○朱子答楊子直書曰原極之所以得名蓋取樞極之義聖人謂之太極者所以指夫天地萬物之根也周子因之而又謂之無極者所以著夫無聲無臭之妙也然曰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則非無極之後別生太極而太極之上先有無極也○黃勉齋曰極之得名以屋之脊棟之屋極為一屋之中居高處盡為衆木之總會四方之尊仰而舉一屋之木莫能加焉故極之義雖訓為至而實則以方所形狀而指名也如北極皇極爾極民極之類皆取諸此然皆以物之有方所形狀適似於

極而具極之義故以極明之以物喻物蓋無難曉惟大傳以易之至理在易之中為衆理之總會萬化之本原而舉天下之理莫能加焉其義莫可得名而有類於極於是取極名之而係以太則其尊而無對又非宅極之比也然則太極者特假是物以名是理雖因其方所形狀以名而非有方所形狀之可求雖與他書所用極字取義略同而以實喻虛以有喻無所喻在於言外其意則異周子有見於此恐夫人以他書閑字之例求之則或未免滯於方所形狀而失聖人取喻之意故為之言曰無極而太極蓋其措辭之法猶曰無形而至形無方而大方欲人知夫非有是極而謂之太極亦特託於極以明理耳○愚按太之為言甚也太極者至中至正至精至粹至神至妙之理以其莫

可得名故姑以此名狀之非元有此名也猶大學以事理當然之極有不可得而名者故姑以至善目之相似○朱子曰無極而太極只是無形而有理周子恐人於太極之外更尋太極故以無極言之既謂之無極則不可以有底道理強搜尋也愚謂無形二字是說無極有理二字是說太極唯此一言說盡本文而為極明白○又曰無極而太極此五字添減一字不得○又曰不是太極之外別有無極無中自有此理無極而太極此而字輕無次序故也○又曰以理言之則不可謂之有以物言之則不可謂之無○又曰極是道理之極至總天地萬物之理便是太極○愚謂要知無極之極與太極之極語勢較有不同蓋無極之極字直受上無字說言無形無象之極也所謂上天之

載無聲無臭是已太極之極即指理言不可混無極說而說做太極亦是太之極至此只借屋極以名之而加以以太字耳愚當初以謂無極之極即太極之極周子挑出加之以無字也後來子細看來此說未穩他是發頭說出無極是時未受太極但其無極底上面即所謂太極也朱子語類曰無極是無之至陳北溪性理字義曰無極只是說理之無形狀方體正猶言無聲無臭之類其義可見○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此二句詩大雅文王篇之辭○陳北溪曰上天之載是以理言無聲無臭是解無極二字○無極本是指理而言故註首先言理以及無極之解蓋聲臭有氣無形在物最為微妙而猶曰無之故此唯可以說盡無極字意○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此二句自足以見

太極之義夫曰樞紐根柢則既具極之義而其樞紐也為造化之樞紐其根柢也為品彙之根柢非太極而何○蔡虛齋曰造化指天地之作爲慶言造者自無而有化者自有而無○樞者戶之闔闢所係紐者總會總括底物彙類品彙指萬物言柢亦根也老子曰深根固柢樞紐根柢皆假借之辭以明爲之本要○非太極之外復有無極也此恐人誤認本文而字以爲有次序意故如此斷破了熟玩朱註多少分明周備不可添減一字葉氏何故載這煩說且本文專言理而未說到氣上葉註已帶說陰陽此出本文之外而失註脚之宜不可用也○讀此節者須要見得周子有大功於聖門處夫太極之爲無形固非難甚知者而周子特發是義者蓋前此百家諸子於太極之義都說

差了莊周謂道在太極之先所謂太極是指三才未判渾沌底物事而言記禮運曰太極函三爲一班固漢志亦依之以爲說皆與莊周意同都說涉形氣去非太極本義也至周子說無極則太極者非有形氣單指理言斷乎可知而諸子之謬不辨而明矣自此以來人皆知太極之爲理而前聖之微意彰焉不然則萬古賢者焉皆認氣爲太極終至遺理而已周子所以有大功可以此見也已○愚聞之師曰此一節不可說論天地未闢之先此是就陰陽五行萬物悉具之後等而上之推到於其本原以說其理耳故下文散爲二氣五行繼又約之歸諸一無極蓋自本說而趨末自末推而到本都語理氣之合一而名義亦因明此是章之大旨也

太極動而生陽一節

再挑太極以遂說入氣上蓋總有理即有是氣總有氣理即在這裏故才說太極便自帶着陰陽理不是懸空在是故理氣本難分先後說然以理言之不有斯理則亦何由得有斯氣故及立言便不得不先理而後氣也是以周子上文先說理到是方說氣措辭之序不得如是已○太極一動即是陽只就其動而有陽故曰動而生陽理不可以終動動極而必靜靜即是陰只就其靜而有陰故曰靜而生陰理又不可以終靜靜極必復動是動自靜而來靜自動而來向無箇靜則無見今之動向無箇動則亦無見今之靜動者靜之動靜者動之靜此一動一靜互爲其根也然方其動則不復見有靜方其靜則不復見

有動動不可以做靜靜不可以做動如人之出入行止方出則不見入方入則不見出方行則不見止方止則不見行出不可以做入入不可以做出行不可以做止止不可以做行動靜不同時陰陽不同位是以分陰分陽而所謂兩儀者於斯立焉動極而靜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天命之所以流行而不已先儒所謂流行也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分之所以一定而不移先儒所謂對待也天地易道之大義不外乎此二端則知此節發明天地易道之體用無復餘蘊矣○蔡虛齋易蒙引曰兩儀者兩即是那天地間陰陽儀則謂此奇偶二畫即是那陰陽之儀形也後來俱以兩儀四象當實字說如謂陰陽為兩儀或謂天地為兩儀蓋不知此字之立本至於

易而後或借用之相秉之夕實非實字用也愚按虛齋所解兩儀正是本義而周子所謂兩儀者直指陰陽言圖說本雖發明易道然更進一步及就天地論之則亦不必拘○易書本文○朱子曰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不是動後方生陽靜後方生陰蓋總動便屬陽靜便屬陰動而生陽其初本是靜靜之上又須動矣所謂動靜無端今且自動而生陽處看去愚謂本文動而靜而二而字亦輕不是有次序之謂也○又曰陰陽本無始但以陽動陰靜相對言則陽為先陰為後陽為始陰為終猶一歲以正月為更端其實姑始於此耳歲首以前非截然別為一段事則是其循環錯綜不可以先後始終言亦可見矣○又曰太極動而生陽只是如一長物不免就中間截斷說○又曰陰

陽作一箇者亦得做兩箇者亦得若論流行底則只一箇消長而已如一動一靜互為其根是也若對峙底則有兩箇分陰分陽兩儀立焉是也若論對立底無一物無陰陽如至微之物也有箇背面若說流行處却只是一氣○又曰程子所謂無截然為陰為陽之理即周子所謂互為其根也程子所謂升降生殺之大分即周子所謂分陰分陽也二句相須其義始備○愚按朱子語類曰兩儀是天地此恐是未定說何也蓋此一節說陰陽至下文遂說五行語意自相連若中間以天地言則與上下文意皆不貫且太極之動靜就天地既立之後言故圖解曰是天命之流行也不是一動一靜了然後天地立也况味圖解曾無以天地言意乎故愚以謂周子所謂兩儀者直指陰陽言耳

未知是否姑存俟識者焉○讀此一節見得動者即陽靜者即陰陰陽之名義於斯明矣是前聖之所未發而指動靜為陰陽尤為簡約的當此亦可見周子有補於後學慶○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天命即天道以這箇賦於物底理故謂之天命天命貼太極流行貼動靜○一陰一陽之謂道是繫辭傳文朱子本義曰陰陽氣也形而下者也所以一陰一陽者理也形而上者也道即理之謂也○此語要見得分曉夫陰不常陰一陰了必一陽陽不常陽一陽了必一陰驗之於晝夜寒暑上可見而其有節度法則者即所謂道也即所謂太極也此意思唯就本文兩箇一字上看出世儒多泥本義所以字以道為陰陽之所從來如此說則理氣為判然二物而害於道也甚矣

○誠者聖人之本通書首章之言本字難看朱子曰此言本領之本聖人所以聖者誠而已據此說本字是全體總要意○物之終始出中庸第二十五章○命之道也胡五峰知言曰誠者命之道乎命言天命曰道曰誠曰太極名異而理一也故註引那數語以明其意○誠之通也通書文○朱子曰誠之通是造化流行未有成立之初○吳臨川曰誠之通者春生夏長之時陽之動也於此而見太極之用焉○繼之者善此亦繫辭傳文○蔡虛齋曰本義繼言其發也如何以繼為發蓋對前面陰則為繼對後面陰則為發其實一也語錄所謂靜之終動之始解得明白蓋靜之前又有動動之前又有靜推之於前而不見其始引之於後而不見其終故曰動靜無端也○又曰之字虛下

文善即其所繼者繼之者所以謂之善蓋此時全是天道之本然無此毫查滓雜於其間所以目之曰善也善字是名目字不是善惡之善○萬物之所資以始也說見乾卦家傳○誠之復也亦通書文○朱子曰誠之復是萬物已得此理而皆有所皈藏之時○吳臨川曰誠之復者秋收冬藏之時陰之靜也於此而見太極之體焉○成之者性亦繫辭傳文之字與繼之之字同通書解註曰成則物之已成性則理之已立者也蔡虛齋曰依通書註以繼之成之為氣善也性也為理何以分理氣而二之蓋善字性字難以屬氣也然理亦皈諸氣二而一者也此理在天道則曰善既付於人物則曰性要分天與人物之界限愚謂物已成則理亦斯立焉故曰成之者性猶言物之所成

即性之所在按本義曰成言其具也此較之通書註尤為明白然才物成則其理具未有物之不成而其理具者也故二書解其實一也○萬物各正性命亦見乾卦彖傳正猶定也言萬物各受得所賦以定而存之也成之者性萬物各正性命在易書本皆就人物上面言本文則未說到人物上然天人一理也今就人物上面看陰靜之義却為明白端的且周子雖專以天道論之語中自含人物成性之義故朱子引此等語以明其意一也歟○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問如何是所乘之機朱子曰理搭於氣而行搭多蠟反附也繫也○又曰陽動陰靜非太極動靜只是理有動靜理不可見因陰陽而後知理搭在陰陽上如人跨馬相似馬所以載人所以乘馬馬之

一出入人亦與之一出一入蓋一動一靜而太極之妙未嘗不在焉此所謂所乘之機無極二五所以妙合而凝也愚謂所謂非太極動靜只是理有動靜者言太極不自會動靜只是自然有動靜也而其一動一靜即理之所在故曰理有動靜機字最難說吳臨川曰機猶弩牙此解似未的當此機字却近機械之機朱子曰機是關捩子捩音列轉也踏著動底機便挑撥那靜底踏著靜底機便挑撥得那動底學者深味斯言可以意會○朱子又曰某向以太極為體動靜為用其言固有病後已改之曰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此則庶幾近之愚謂太極是貫體用亘動靜而在今以此專為之體以對動靜者固為有病但後來改得最好蓋謂之本然之妙所乘之機則

所謂太極者不偏於動不偏於靜周流兩邊而無不在者不待言而明矣嗚呼精哉○太極形而上之道也上繫辭傳第十二章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蓋道無形迹而物則有形迹故分上下言上是不落在形氣之意下既是落于形氣器者各適其用而不能相通之謂蓋緣涉形氣則唯爲其一事之用以不得相通就人身言之耳之不可以爲視目之不可以爲聽之屬就財物言之車之不可以浮水舟之不可以行陸之類凡此皆器也陰陽雖無形質然亦有寒暑溫涼之氣有晝夜昏明之象則其體段判然陽不可以爲陰陰不可以爲陽下文所謂動靜不同時陰陽不同位是已故亦謂之器○形而上不除却箇形字而言見得是道不全然離形只就形裏面還無形

象之可見而爲之樞根者便是道也故朱子曰設若以有形無形言之便是物與理相間斷了箇上下字極爲的當○陳北溪曰如君臣有義義底是道君臣是器若要看義底道理須就君臣上看不成脫了君臣之外別有所謂義父子有親親底是道父子是器若要看親底道理須就父子上看不成脫了父子之外別有所謂親即夫婦而夫婦在所別即長幼而長幼在所序即朋友而朋友在所信非外夫婦長幼朋友而有所謂別序與信○著者微者黃勉齋曰著是陰陽微是太極○動靜不同時陰陽不同位向之所謂方其動則不復見有靜方其靜則不復見有動是動靜不同時也動不可以做靜靜不可以做動是陰陽不同位也○冲漠無朕云云冲虛也老子曰道冲而用之

或不盈冲漠虚靜貌朕者謂幾微萌兆姑就一事試之如人未
言之前固是虚靜然其不可以終不言言了後又必不可以不
默之理已具於斯矣細求之凡日用千緒萬端無適而不然唯
人不察耳所謂冲漠無朕而動靜陰陽之理已悉具於其中矣
者可就斯見也○推之於前而云云合離言埋氣之合離理
氣混融而無端倪故不見其始終合離也○動靜無端陰陽無
始端亦始也○朱子曰說道有有無底在前說道無有有底在
前是循環物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識者是識其無端無始
之物味非識其端始也朱子曰這不可說道有箇始他那有始
之前畢竟是箇甚麼不有程朱明說則或未允泥本文而以動
爲始至失道之甚矣

陽變陰合一節

受上文陰陽字以遂說到五行變動陽之爲隨而合之者陰之
能事不由變動則不能生物雖然獨陽不生必得陰之助以成
之功故其一變一合而五行具所謂天以一生水而地以六成
之地以二生火而天以七成之天以三生木而地以八成之地
以四生金而天以九成之天以五生土而地以十成之是也陰
之合者奈何蓋纒動則後面必有箇靜來纒生則後面必有箇
成來那後一截正是陰這處猶隨而合之者然變字對合字看
則變者有知始之意合者有兼而順之之意足見陽倡陰和之
義焉○生水火木金土以質而語其生之序也五氣順布四時
行焉以氣而語其行之序也語生之序則曰水火木金土而水

與火對金與木對所謂對待也語行之序則曰木火土金水而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復生木所謂流行也圖說都不外乎易道於此亦可見矣○順布順者次序意木氣既謝則火氣受之而行火氣既退則金氣代之而行水氣繼金氣水氣復繼水氣漸次流行去此便順布○四時行焉黃勉齋曰木之氣盛於東於時爲春火之氣盛於南於時爲夏土之氣盛於中央而寄旺於四時之戊巳而獨盛於季夏之時金之氣盛於西而於時爲秋水之氣盛於北而於時爲冬春夏秋冬而氣以成此五物者同出而異名者也○有太極則云云接上文說來圖解每節必提太極而爲言者蓋見二氣五行男女萬物無適而非斯理也此不可畧者看過○張南軒曰新安朱熹云太極

立則陽動陰靜而兩儀分兩儀分則陽變陰合而五行具五行者實具於地而氣行乎天者也語至於是則造化之功用無餘蘊矣然此亦推本其所自來非以爲至此而始具也按此說與愚之所聞節意同其說已載第一節之末○以質而語其生之序則曰水火木金土此只據理以立之次序耳蓋五行之質有則俱有不必謂待天一生水了然後始生地二火待地二生火了然後始生天三木也然凡萬物之生自輕而重自虛而實此便理勢之必然而就他上面看之則見有這次序非實有先後也○朱子曰天地生物先其輕清以及重濁天一生水地二生火二物在五行中最輕清金木又重於水火土又重於金木○又曰物之初生自是幼嫩如陽之始生水爲尚柔弱到生木已

疆盛陰始生火尚微到生金已成質○蔡虛齋曰凡物資始時屬水流形時屬火向於實則木其實之成則金矣四者則總歸於土○五行之生以微著為漸水質微故居先火漸著故次水木則著而實矣故次火金則實而固矣故次木土則以全體而言○蘇東坡讀養生論曰陰陽之始交天一為水凡人之始造形皆水也故行一曰水得煖氣而後生故二曰火生而後有骨故三曰木骨生而曰堅凡物之堅壯者皆金器也故曰金骨堅而後肉生焉土為肉故五曰土○水木陽也火金陰也朱子曰水質陰而性本陽火質陽而性本陰水外暗而內明以其根於陽也火外明而內暗以其根於陰也太極圖陽動之中有黑陰靜之中有白底是也○又曰火中有黑陽中陰也水外黑而

之問
疑胎
四字

中却明者陰中陽也故水謂之陽亦得火謂之陰亦得○愚謂以質而語則水却為陽火却為陰者其原性而言木之溫潤發達而生火者質性俱陽也金之確靜寒冷而生水者質性俱陰也故其以質而語以氣而語皆木為陽金為陰而已○木火陽也金水陰也問木火何以謂之陽金水何以謂之陰朱子曰此以四時而言春夏為陽秋冬為陰○又統而言之則氣陽而質陰也氣輕清以行於天陽之屬也質重濁以著於地陰之屬也○又錯而言之則動陽而靜陰也方木氣動而行於春則木陽而火金水皆陰也方火氣動而行於夏則火陽而木金水皆陰也金水亦然此互錯而言之也○蓋五行之變至於不可窮就又言之如木以為肝火以為心金以為肺水以為腎土以為脾

此五臟之出於五行者然也又以外體言之火為目水為口左耳居東方屬木右耳居西方屬金而鼻則屬土也又通一身而論之氣為火血為水骨為金毛為木肉則為土也又泛言之青者為木赤者為火白者為金黑者為水黃者為土其他如五聲五味之類都無不出於五行之變用矣信乎其不可窮也○然無適而非陰陽之道氣本一也分而為二則曰陰陽折而五之則曰五行故曰五行一陰陽也○陰陽動靜以太體言之春夏是動屬陽秋冬是靜屬陰就一日言之晝陽而動夜陰而靜就一時一刻亦無適而不動靜則又無適而不陰陽矣橫者則左陽而右陰豎者則上陽而下陰仰手為陽覆手為陰向明處則為陽背明處則為陰者何處不是箇陰陽○夫豈有所虧欠間隔

哉太極者天地萬物之根柢陰陽即太極之體用五行即陰陽之變合流通六合而無不在者也故無所虧欠也無所間隔也此註末段自五行約言之以歸諸一太極已起下文意
 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自太極漸次說出以至上文則五行具而造化發育之具無不備矣故此節又推本之以歸諸無極向之所謂自本說而趨末自末推而到本是也○黃勉齋曰每意謂此上三言者即所謂混兮闢兮也懼學者支離其說故又舉而言之前之言原始而要其終本之言溯流而窮其源五行陰陽同一太極而不相妨也○五行氣質雖異其實只是陰陽二氣細分做五箇耳故曰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之位動靜之時亦雖各異然皆不離

太極之理故曰陰陽一太極也太極便無聲無臭故曰本無極也到此自見性之本體也而天下無性外之物則太極之理充塞天地貫徹萬物亦可因而見矣是以統體之太極言然五行之生隨其氣質而所稟不同如火燥水濕金剛木柔土實所謂各一其性也一者得一偏也不是截斷太極之理而各得其一偏物之無不得太極之全體矣但其生質不同故其性之所能各有一偏而已然各有其性則彼渾然太極之全體無不各具於一物之中而性之無所不在又可見矣此以各具之太極言○曰太極曰性理一而名殊自其天地萬物之樞根而言則曰太極自具於萬物裏面而言則曰性五行固形而下之器也此自具於五行而言故換却太極字以性言之蓋其實一而下さ

處各有當也○張南軒曰五行各一其性則爲仁義禮智信之理而五行各專其一愚按木之溫柔仁之理火之發越禮之理金之剛決義之理水之流通智之理土之載水火木金而無不寓者即信之且仁義禮智而無不在之理○葉平巖曰此圖卽繫辭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之義而推明之也但易以卦爻言圖以造化言卦爻固所以擬造化也○註其渾然一體莫非無極之妙此二句貼大文上三句渾然字面實含五行陰陽而在無極之妙亦未嘗不各具於一物之中也此二句還貼下二句着落爲充分明而葉註分五行之生以下更爲一節以上朱註全附上三句下失文理甚矣且此一節舉統體之太極以遂及各具之太極上下相稱意義貫通不可分爲兩節

○是性之本體然也天下豈有性外之物哉此說統體太極到此遂說性者為本文各一其性之張本耳然此又因正文性字反而味之以知太極即為性之本體也若無本文性字則朱子亦未容說出性字○渾然太極之全體至又可見矣此說各具太極因一字以見所稟不同因各字性字以見性之無所不在一句中包含許大義理先儒以為圖說文字亞于學庸不亦宜乎

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真以理言無妄之謂也非無極之外復有真者蓋無極者只是名狀無形無象底其實指理言然則無極不是空虛底物事即真實無妄之理而已故曰無極之真朱子曰無極之真已該得太極在其中真字便是太極精

純粹之謂此亦非二五之外復有精矣二五之氣即精而已妙合二字下得最好夫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故二五之精不離無極之真無極之真各具於二五之精合一而不分混融而無間且不是安排作為以合之乃自然而然所以曰妙合也疑者聚也氣聚而成形也蓋二五之精不聚則已聚則斯成萬物之形故凝字面即有成形成意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此二句上繫辭又是謂人物之始以氣化而生者乾健也陽之性也坤順也陰之性也二道字輕不知天道人道之道○蔡虛齋曰凡人物之男者皆乾道之所成凡人物之女者皆坤道之所成人但見男女只是受氣與形於父母而不知父之道其原即乾之道也母之道其原即坤之道也厥

初氣化之始乾成男坤成女既有男女之後則氣化附於形化形化行乎氣化如今滿天下穀種自粒食以來不知幾百千年有之矣然其實則只是當初天地所始生之穀粒種子一脉之流衍也且今之爲父者若不得那乾道在決亦不能成男今之爲母者若不得那坤道在決亦不能成女故周子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云云變化無窮焉○又曰天地生物何緣有男女之分蓋太極實函陰陽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也是以太極肇判之初其氣固自分陰分陽陽之輕清上浮爲天陰之重濁下凝爲地及天地既位之後此氣又相細細融結亦自分陰分陽得陽之奇而健者爲男得陰之偶而順者爲女此皆其理之自然而不容以不然者所謂天地萬物之父母是也故以男爲乾道

之所成女爲坤道之所成也○愚謂獨陽不生獨陰不成然則當乾道成男之時不可謂全無陰當坤道成女之時亦不可謂全無陽然物無兩犬之埋方是時也非陽勝陰則陰勝陽矣陽勝陰則陽爲主而陰爲佐其所以成男也陰勝陽則陰爲主而陽爲佐其所以成女也要之男女又各爲乾之所始坤之所成也朱子曰男雖屬陽而不可謂其無陰女雖屬陰而不可謂其無陽人身氣屬陽而氣有陰陽血屬陰而血有陰陽此又不可不知

二氣交感至變化無窮焉○此一截皆言形化二氣人物男女之氣也形氣既成則男女又各以類交會感通自人生人自物生物生生亘于萬古以無窮盡焉化生生出之義猶佛家胎印化

生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此受上句生生字言生者自無形
變而之有形故曰變化○註夫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
此再言統體太極各具太極以起之端○蓋性爲之主而陰陽
五行爲之經緯錯綜經緯錯綜皆是假借文字織絲縱曰經橫
曰緯錯迭相爲用之意綜總而挈之之意人物耳目鼻口四肢
百骸皆二氣五行之所凝聚交運以成之形而適有似此爾○
父之道也母之道也指乾道坤道言未就人物而言人物男則
爲父女則爲母故厥初成男成女亦便父之道也母之道也○
氣化形化氣化未有形之始自陰陽五行之凝聚以成物形是
也形化形既生後自其形之交感以各化生其形也味交感字
形化似專就動物論如草木豈有相交感乎雖然此圖乃包括

天地萬物者則不可獨遺植物妄意謂此主動物言以該植物
蓋陰陽無物不有如草木亦有陰草陽草有陰木陽木而其種
子又各生其類則謂之形化亦可只不如動物之相交感耳大
凡聖賢議論唯語其大体而不必拘一一合之後學讀書亦要
以他意看○二程遺書曰萬物之初皆氣化既形然後以形相
禪有形化形化長則氣化漸消○朱子曰天地之初如何討箇
種自是氣蒸結成兩箇人後方生許多物事所以先說乾道成
男坤道成女後方說化生萬物當初若無那兩箇人如今如何
有許多人那兩箇人便似而今人身上蟲自然變化出來此說
恐非正意蓋以乾坤之成男成女爲專就人言也若是本文則
實兼人物言之註解自明但就此言識得所謂氣化之說可也

○黃氏巖孫曰程子云隕石無種種於氣麟亦無種亦氣化厥
初生民亦如是至如海濱露出沙灘便有百蟲禽獸草木無種
而生此猶是人所見若海中鳴嶼稍大人不及者安知其無種
之人不生於其間若已有人類則必無氣化之人○蔡虛齋曰
夫人物始生之初其男女之出於乾坤氣化者固自無疑但氣
化無窮者也既有男女之後則所謂氣化者悉交付於為男女
者之身矣乾坤之成男成女萬古同然人自不察耳蓋形化終
不能離乎氣化使氣化之機息則形化滅矣故萬古此乾坤萬
古此男女○葉平巖曰繫辭天地絪縕萬物化醇氣化也男女
構精萬物化生形化也圖說蓋本諸此○男女各一其性男剛
女柔是也○萬物各一其性虎狼有父子之仁蜂蟻有君臣之

義豺獺之報本禮也雖鳩之有別智也此類皆一其性○合而
言之分而言之陳北溪曰總而言之只是渾淪一箇理是一箇
太極分而言之則天地萬物各具此理是各各有一太極又都
渾淪無欠缺處自其分而言成許多此道理似散了就萬物上
總論則萬物體統渾淪又只是一箇太極人得此理聚於吾心
則心為太極所以邵子曰道為太極又曰心為太極謂道即太
極無二理也謂心為太極者只是萬理總會於吾心此心渾淪
是一箇理爾只這道理流行出而應事接物千條萬緒各得其
理之當然則是又各一太極就萬物總言其實依舊只是一理
是渾淪一太極也譬如一大塊水銀恁地圓散而為萬之小塊
箇之皆圓合萬之小塊復為一大塊依舊又恁地圓陳幾隻月

落萬川慶之皆圓之譬亦正如此此太極所以立乎天地萬物
之表而行乎天地萬物之中也○所謂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
無不在者於此尤可以見其全矣此又并舉統體各具太極以
結上文此一節首說無極之真與二五之精相合而無間下面
繼之以男女萬物則無極之真實統男女萬物男女萬物各具
無極之真既自明白而曰男女曰萬物舉天下之物無遺焉故
曰於此尤可以見其全矣○子思子曰云云出中庸第十二章
天下莫能載焉此言統體太極天下莫能破焉此言各具太極
○朱子曰天下莫能載焉是無外天下莫能破焉是無內謂如
物有至小而可破作兩者是中著得一物在若云無內則是至
小更不容破了

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一節

惟猶獨也秀者言氣之最正且通者上文曰二氣交感化生萬
物則知人之與物同生乎此也就中得其氣之精英者為人此
人之所稟獨得其秀故其心為最靈妙而有以不失其性之全
然及形質既生精神方發以為知覺則五性之存乎中者無不
感於外物之來而動以應焉於此善惡始分五性散為萬事蓋
靈則太極之所以全存而形之生陰也神之發陽也善陽類惡
陰類猶乾男坤女之以類分也五性即五行之理木之理為仁
火之理為禮金之理為義水之理為智土之理為信其散為萬
事者便所謂化生萬物也讀此見得所謂太極陰陽五行及萬
物化生之象不獨在天地而已其於人也亦各如此○本只一

近思錄卷之二
九
樣陰陽五行交在天地間以生人物何緣有通蔽開塞之異而
人之生獨得其秀邪蓋動於氣者不可以不異此其理勢之必
然也且如眼前光景有驟雨有遲雨有飄風有颼風有寒有熱
有溫有涼有陰靈震雷時有清明靜安時一日之中一刻之際
屢變不同者此氣之流動已驗之人事推之外物凡有氣而動
者不得其不異也無徃不然然則人物之氣隨其所稟以有通
蔽開塞之異亦可因而知矣○形既生矣神發知矣氣之精英
聚於心故一身都雖無非這氣之貫然其能知覺者獨在於心
而已此是氣之精也神即心也以其神明不測所以具衆理而
應萬事者故謂之神語類曰形體陰之爲也神知陽之爲也蓋
陰主翕凡歛聚成就者陰爲之也陽主闢凡發暢揮散者陽爲

之也愚按解所謂形生於陰神發於陽者猶言形之生也於陰
神之發也於陽非謂形自陰而生神自陽而發也○五性感動
有形則五性具有神則感物而動五性性也其感動者情也○
善惡分解曰陽善陰惡夫天地間不能外乎陰陽故凡事不屬
陽則屬陰不屬陰則屬陽既有善惡兩端則自是陰陽之所在
而以象類分之則善不可不屬陽惡不可以不屬陰驗諸造化
易書可見○朱子曰合下只有善惡是後一截事又曰豎起看
皆善橫看後一截方有惡又曰氣有善惡理却皆善○註此言
衆人具動靜之理云云動靜陰陽其理即太極○陰陽五行氣
質交運氣質陰陽五行之氣質也蓋人物始生之序及氣血骨
毛五臟百體一皆二五之氣與質所互交更運也若就植物論

乏則其有榮悴開落之變有酸鹹苦辛之味者亦是二五氣質所相交適也已推而言之固無不然但此處主動物者為是上文所謂陰陽五行為之經緯錯綜者便是此意○人之所稟獨得其秀朱子曰二氣五行交感萬變故人物之生有精粗之不同自一氣而言則人物皆受是氣而生自精粗而言則人得其氣之正且通者物得其氣之偏且塞者惟人得其正故是理通而無所塞物得其偏故是理塞而無所知且如人頭圓象天足方象地平正端直以其受天地之正氣所以識道理有知識物受天地之偏氣所以禽獸橫生草木頭生向下尾反在上物之間有知者不過只通得一路如鳥之知孝獺之知祭犬但能守禦牛但能畊而已人則無不知無不能人所以與物異者所爭

者此耳○有以不失其性之全朱子曰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與物若不異也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而與哉此人之性所以無不善而為萬物之靈也○所謂天地之心而人之極也記禮運曰人者天地之心也蓋性之全則與天地太極之道同其體矣此人心即為天地之心人之極下文所謂人極是已○自非聖人全體大極至遠禽獸不遠矣此註亦起下文意○朱子曰孟子云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人之所以異只是爭此子若更不能存得則與禽獸無異矣○又曰以氣質有蔽之心接乎事物無窮之變則其目之欲色耳之欲聲口之欲味鼻之欲臭四肢之欲安佚所以害乎其德者又豈可勝言也哉二者相因反覆深固是以此德之明日益昏

昧而此心之靈其所知者不過情欲利害之私而已是則雖曰
 有人之形而實何以遠於禽獸○張南軒曰人之性不能不感
 物而動感物而動固性之常然而善惡自此分萬事自此出矣
 五性感動動而心不宰則情流而不知止性以陷溺矣所以為
 惡也譬之水發而無涇滓之雜則固水之本然者涇滓或參焉
 則汨之矣雖汨之而水之本然者自在也故貴於澄之以復其
 初而已人雖流於惡其本然者亦豈遂亡乎此聖人所以有教
 也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定者安定之意蓋人雖得五行之秀苟
 欲動情勝利害相攻則中心紛擾不能有安定此人極之所以
 不立也惟聖人之生得其秀之又秀者而中正仁義以全夫太

極之道故一無利害情欲為之累矣所謂定之也定之二字是
 從傍人說如聖人之心則自然定而已不是安排修為以定之
 只句法不得不如此也下文主靜立人極意亦皆同若論其實
 則聖人之道靜自為至人極自立也讀者莫以辭害意○朱子
 通書解曰中即禮正即智周子換却禮智之名而以中正言之
 其說奈何蓋中正者便禮智之所以為禮智之精也禮之極至
 中而已矣孟子所謂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苟有少過不及
 則不是節文既不節文則不可之謂禮之實此知仁義之理能
 合於其節度而不有少過不及處即禮之本義也是中也者禮
 之所以為禮之精也正者天下事物如善如惡知之分曉一定
 於中心而不可移易者是已此是真知孟子所謂智之實知斯

二者而不去者是也若夫天下之事以是為非以非為是或初
說是後又說之非或認為似是非或認為似非噫然無有定見者
皆非其正也豈又謂之真智耶要之中則必禮禮未必中正則
必智智未必正故中正字比之禮智充為親切此周子所以以
中正換禮智也學者須要說得明白○周子特用中正字者蓋
原易來如下文吉凶二字亦然○問周子不言禮智而言中正
如何朱子曰禮智說得猶寬中正則切而實矣且謂之禮尚或
有不中節處若謂之中則無過不及無非禮之禮乃節文恰好
處也謂之知尚或有正不正若謂之正則是非端的分明乃智
之實也○又曰聖人立人極不說仁義禮智却說仁義中正中
正即禮智中正充親切中是禮之得宜處正是智之正當處自

氣化一節以下又節之應前箇圖說仁義中正應五行也○問
智與正何以相契曰只是真見得是非便是正不正便不喚做
智了○註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而已矣者竭盡而無餘
之辭此以見聖人之道盡於此而無餘也○陳北溪曰圖說中
正仁義而注脚又言仁義中正互而言之以見此理之循環無
端不可執定以孰為先孰為後也亦猶四時之春夏秋冬或言
秋冬春夏以此見氣之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也○此謂本註蓋
朱子編書之時已存此也及後來葉氏註之稱此為本註以分
已註耳或曰本註者其自註也此蓋據橫渠易說曰一故神註
云兩在故不測又曰兩故化註云推行於一朱子皆謂之其自
註也然亦未盡然此篇第三十一條程子曰無妄之謂誠本註

稱程子曰先生明矣非其自註也然則凡爲本註者或自註之
或出於其門人之手而朱子又因而存之也按此註本周子語
出通書第六章今附此下者必是後人所置也

王靜○中仁爲動正義爲靜靜體動用體立而後用有以行近取
諸身有目而後能視有耳而後能聽有手而後能持有足而後
能行推之萬事其必體立而後用有以行者無往不然故聖人
自以靜爲至本而處天下之動也○中著乎制行上仁發而及
物其爲動固易者正義爲靜頗難者註云其處之也正其裁之
也義此句忽者亦似難專屬之靜按語類曰處是居之處字作
居字卽分曉又曰義有箇斷制一定之體又曰只是那一箇定
理在此中截然不相侵犯以此等言思之正者謂分別是非而

居之者義者謂裁度事物而有定理者是皆有定靜收斂之意
所以屬靜也讀者宜深味焉○朱子曰中正仁義本無先後此
四字配金木水火而言中有禮底道理正有智底道理如乾之
元亨利貞元卽仁亨卽中利卽義貞卽正皆是此理至於王靜
是以正與義爲體中與仁爲用聖人只是王靜自有動底道理
譬如人說話也須是先沈默然後可以說話蓋沈默中便有箇
言語底意思○又曰中正仁義這四箇物事常在這裏流轉然
常靠着箇靜做至若無夜則做得晝不分曉若無冬則做得春
夏不長茂如人終日應接却歸來這裏空處少歇便精神較健
如生物而無冬只管一向生去元氣也會竭了○又曰中仁是
動正義是靜通書都是恁地說如云禮先而樂後○又曰王靜

省夜氣一章可見○又曰主靜二字乃言聖人之事蓋承上文定之以中正仁義而言以明四者之中又自有賓主耳觀此則學者用功固自有次序須先有箇立脚處方可省察就此進步非謂靜處全不用力但須如此方可用得力耳○又曰大人須是沉靜周先生所以有主靜之說如蒙艮二卦皆有靜止之體○或問智者動仁者靜如太極圖說則智爲靜仁爲動如何曰且自體當到不相礙處方是良久曰這物事直看一樣橫看一樣子真說學不厭爲智教不倦爲仁子思却言成己爲仁成物爲智仁固有安靜意思然施行却有運用之意又曰智是潛伏淵深底道理至發出則有運用然至於運用各當其理而不可易處又不專於動○以上朱子言見語類及性理大全朱子

論此一節極爲詳審明備熟讀之不止達本文之義兼切日用工夫故具存其說云○自聖人上言之則主字輕自學者上言之則主字却重但此處自聖人上而言○註無欲故靜朱子曰欲動情勝則不能靜○愚謂靜卽正義而靜之地頭無欲而已故曰無欲故靜故字不可做有次序意思若說無欲靜之本無欲故得靜則是正義前面又有一事得非頭上安頭乎此注尤難者且可以意會

立人極焉至思神合其吉凶○人極人道之至極不外乎全大極之理矣與天地合其德以下引易文以贊聖人主靜立極之廣大此數句出乾卦文言傳○薛敬軒讀書錄曰仁健義順與天地合其德也知周萬物與日月合其明也任止久速各當其可

與四時合其序也進退存亡不失其正與鬼神合其吉凶也此說雖如可愛恐近破碎而非周子本意蓋此只泛言其理之一而已張南軒曰天地之德日月之所以明四時之所以序鬼神之所以吉凶皆是理也聖人得大極之道而備諸躬則其合也豈在外乎蓋其理不越乎此而已此言渾淪而味亦長庶乎得其義矣○朱子曰天地以形言將天地對日月四時鬼神說便只是指形而下者言愚謂天地以形言者無不覆疇無不持載是已但卽其形可以見其德也天地以全體言日月四時鬼神以其一節言曰其德曰其明曰其序曰其吉凶皆就聖人身上言蓋德之大者莫如天地聖人之德與此合矣明之至者莫如日月聖人之明與此合矣四時之有序鬼神之爲吉凶聖人之

道亦與此合也○朱子曰太極圖首尾相因脈絡通貫首言陰陽變化之原其後卽以人所稟受明之自唯人也得其秀而最靈所謂最靈純粹至善之性也是所謂太極也形生神發則陽動陰靜之爲也五性感動則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之性也善惡分則成男成女之象也萬事出則萬物化生之義也至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則又有以乎得太極之全體而與天地混合而無間矣故下又言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四者無不洽也○註此言聖人全動靜之德上節註曰動靜之理此曰動靜之德互文言之非有別義但衆人雖具其理而常失之於動聖人則初終全其德而常本之於靜以處萬事之動此則異也○聖人之生又得其秀之秀者朱子曰人性雖同

稟氣不能無偏重有得木氣重者則惻隱之心常多羞惡辭讓
是非之心爲其所塞而不發有得金氣重者則羞惡之心常多
而惻隱辭讓是非之心爲其所塞而不發水火亦然唯陰陽合
德五性全備然後中正而爲聖人也○其處之也正其裁之也
義問處與裁二字義頗相近朱子曰然處是居之裁是就事上
裁度愚嘗因朱說推之謂天下之事其是者以是居之其非者
以非居之此是處也若夫應事接物之際謂那事當如此這事
當如此度以宜之者此之謂裁兩字意義畧異○向之所謂云
云者於此乎定矣言衆人則不知定之而常失之於動唯如聖
人以有定之而無其失也○性之真也真猶言本實○酬酢王
酌客曰酬客酌主曰酢今借爲應接之義○一天下之動靜言

使凡天下之事一歸諸道也○註中一曰動靜之德二曰一動
一靜三曰動靜周流丁寧友復以貼中正仁義○成位乎中中
者天地之中也聖人全太極之道則盡天地之性以與天地參
此謂成位乎中是一句貼立人極○蓋必體立而後用有以行
真西山曰大凡有體而後有用如天地造化發生於春夏而歛
藏於秋冬發生是用歛藏是體自十月純坤陽氣既盡不知者
謂生氣已熄不知歛藏者乃所以爲發生之根自此霜雪凝固
草木凋落蟲蛇伏藏微陽雖生於下隱而未露一年造化實基
於此惟冬間歛藏凝固然後春來發生有力所以冬暖無霜雪
則來歲五穀不登正以陽氣發洩之故也人之一心亦是如此
須是平居湛然虛靜如秋冬之祕藏皆不發露渾然一理無所

偏倚然後應事方不差錯如春夏之發生物得所若靜時先已紛擾則動時豈能中節故周子以主靜為本程子以主敬為本皆此理也○程子論乾坤動靜而曰云云上繫辭傳第六章曰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程子曰乾陽也不動則不剛其靜也專其動也直不專一則不能直遂坤陰也不靜則不柔其靜也翕其動也闢不翕聚則不能發散○蔡虛齋曰天地別無勾當只是生物而已蓋天地以生物為心是故乾之靜而利貞也雖未見於生物而其生物之心則常存不他其靜之專也及其動而元亨則生意由中達外沛乎莫之能禦是其動之直也夫坤其靜而利貞也盡收斂得許多生意在內翕聚而無餘所謂翕也及其動而元亨則乾氣一至就

能兼之以生物將許多生意都一齊發散出來故曰其動也闢乾坤生物全在動上而此則兼靜言且以靜居先者何也程子曰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至哉言也天地之道盡於此矣豈惟天地凡人事物皆然凡聖賢之論陰陽先後陰者生物之序也如元亨利貞之類先陰後陽者體立而用行也如靜專動直之類

君子脩之吉小人悖之凶○脩者脩其不全以全之之意二之字皆指中正仁義而言此處與中庸至誠盡性章下繼之說其次致曲畧相似君子通大賢以下凡有脩為者而言也吉凶二字自易來此便先儒所謂以道義配禍福之意易之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莫非吉凶二端矣而其吉者未嘗不由乎脩之也

其凶者亦未嘗不由乎悖之也此一節暗涵全易之意○朱子曰太極首言性命之源用力處却在修吉悖凶其本則至於靜○又曰君子之戒謹恐懼所以修此而吉也小人之放肆邪侈所以悖此而凶也○張南軒曰君子脩之吉者順理之謂吉也小人悖之凶者逆理之謂凶也順理則平直坦易而無悔非吉乎逆理則艱難險阻而有礙非凶乎○黃勉齋曰又懼夫學者指為聖人之事高遠微妙而不可及則又繼之曰君子云云庶乎其不自棄自暴改過遷善而趨吉避凶至一無適而克已復禮真積力久行著習察忽不自知其自至於貫通處則是亦聖人矣吉孰大焉苟惟拒之以不信絕之以不為窮人欲滅天理其禍可勝言哉玩吉凶之二辨何其為天下後世憂之深言之

切如是乎○註敬則欲寡而理明此又主靜之意敬雖貫動靜其用功之所先必在靜處朱子於此方說箇敬此是眼目之所在此宜體認蓋本於程子意而極有補後學故則心存乎中而外誘之私罕矣所謂欲寡也人心本至明但為物欲蔽之故自昏了今也用持敬之功以寡其欲則理斯明欲寡理明俱持敬之效驗○朱子曰以事言之則有動有靜以心言之則周流貫徹其工夫初無間斷也但以靜為本耳周子所謂主靜者亦是此意但言靜則偏故程子只說敬○又曰但未接物時便有敬以至乎其中則事至物來善端昭著所以察之者益精明爾○靜虛動直通書第二十章問聖可學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請問焉曰一為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云云靜虛動直

無欲之效驗蓋心無欲則胸中湛然無一物之橫於其間故曰靜虛及其發動則無往而非天理之正而莫有此毫邪曲焉故曰動直

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至故知死生之說○此段上一截說卦傳文下一截繫辭傳文故字通受前所說○口講當云曰陰陽曰剛柔曰仁義都一陰陽而已一曰天之道二曰地之道三曰人之道皆不能離乎道此是太極見得三才之理總不外乎太極陰陽矣此與圖說之意如合符節故引是語以證其說而其復引繫辭文者何也夫易之道對待流行之二事而已矣是故圖中亦自具此意上之所謂陰陽剛柔仁義以對待言下所引始終生死以流行言蓋終者始之歸宿死者生之衰漸本一脈

之循環而即所謂流行也語對待而不語流行則易之用不顯語流行而不語對待則易之體不備故周子引此兩說以結一篇之意三才之道理盡矣易道之體用全矣○朱子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是以氣言立地之道曰柔與剛是以質言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以理言○又曰仁義禮智四者之中仁義是箇對立底關鍵蓋仁仁也而禮則仁之著義義也而知則義之藏猶春夏秋冬雖為四時然春夏皆陽之屬也秋冬皆陰之屬也故曰立天之道云云仁與義是知天地之道不兩則不能以立故端雖有四而立之者則兩耳○又曰陰陽以氣言剛柔則有形質可見矣至仁與義則又合氣與形而理具焉然亦一而已矣蓋陰陽者陽中之陰陽柔剛者陰中之陰陽也仁義者陰陽

合氣剛柔成質而是理始爲人道之極也然仁爲陽剛義爲陰柔仁主發生義主收斂故其分屬如此○又曰解者多以仁爲柔義爲剛非也仁是箇發出來底便硬而強義便是收斂向裏底外面見之便是柔○黃勉齋曰天之道不外乎陰陽寒暑往來之類是也地之道不外乎柔剛山川流峙之類是也人之道不外乎仁義事親從兄之類是也○問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朱子曰人未死如何知得死之說只是原其始之理將後面摺轉來看便見得以此之有知彼之無○又曰反如摺轉來謂方推原其始却摺轉來看其終原字反字皆就人說反如回頭之意○又曰原者推之於前反者要之於後○張南軒曰始終一理也知始則知終矣古今死生晝夜語默無不然也非謂死

生之說別爲一事也只此理而已○愚按死生之說在繫辭傳本指人物之死生以對鬼神之屈伸周子引之之意乃泛指始終循環之理上文所謂陰陽剛柔仁義亦一死生之理而已此處固不可謂不是指人物之死生然不止此而已也語類曰始有處說生已定處說死死則不復變動矣其意可見○死生之說丘建安曰說謂原其理也如據愚見說猶言其義說所以生如此所以死如此處是已○註陰陽成象象與質不同象虛質實象雖訓爲形只有其體段模樣不可以把捉者此之謂象凡著于天者皆是象也若日月星辰之屬是已陰陽氣也無有實形故下象字○隨事著見所謂道者在天則見諸陰陽在地則見諸剛柔在人則見諸仁義○又各有體用之分焉陽也剛也

仁也用也以其動也陰也柔也義也體也以其靜也按性理大
全小註曰仁存諸心性之所以為體也義制乎事性之所以為
用也然又有說焉以其性而言之則皆體也以其情而言之則
皆用也以陰陽言之則義體而仁用也以存心制事言之則仁
體而義用也錯綜交羅惟其所當而莫不各有條理存焉觀此
說體用不可必拘定隨處隨事各相為體用但當活看然此處
以陰陽言之則姑如愚說分屬為是○物之始也凡事物之始
油然發動者陽也其勢不可以禦者剛也仁主發生此皆始之
族而生之道也○物之終也凡事物之終漠然靜定者陰也其
衰落者柔也義主收斂此皆終之族而死之道也物之始物之
終物字所該極廣○此天地之間云云此字指所引之二說總

之曰綱周之曰紀造謂始生化謂終死是對流行則造化以對
待而言夫天地之間造化流行窮古今本而天何言哉自然而
然此其所以為妙而看何事不統這二說故曰綱紀云云之妙
○聖人作易其大意蓋不出此圖說本發明易道作易之大意
不出於此則圖說之意亦豈外此耶故引之以證其說
大哉易也斯其至矣○此贊易書以終全篇之意言廣大哉易之
書也然語其至極則此圖盡之矣蓋欲使人信之以達易道精
微非是自矜其言之深也如所謂太極陰陽五行其中自包對
待流行相生相克而在易之精微於斯乎盡矣故指以為其至
斯字指圖其字指易○註然卒未嘗明以此圖示人是則必有
微意焉朱子答南軒書曰此圖立象盡意剖析幽微周子蓋不

得已而作也觀其手授之意蓋以爲惟程子爲能當之至程子
而不言則疑其未有能受之者爾夫既未能默識於言意之表
則馳心空妙入耳出口其弊必有不勝言者觀其答張閔中論
易傳成書深患無受之者及東見錄中論橫渠清虛一大之說
使又向別處走不若且只道敬則其意亦可見矣○愚謂太極
圖說全是明易而已抑聖賢之作書有不得已也不如後人之
好爲煩文已蓋無圖說則易道不明於世易道不明則天地造
化之本原聖人義理之精微不可得而見矣此圖之所以作也
故節節句句無非本乎易以發其理不但泛然說之○朱子濂
溪祠記曰先生之言其高極乎無極太極之妙而其實不離乎
日用之間其幽探乎陰陽五行造化之蹟而其實不離乎仁義

禮智剛柔善惡之際其體用之一源顯微之無間秦漢以下誠
未有臻斯理者而其實則不外乎六經論語中庸大學七篇之
所傳也蓋其所謂太極云者合天地萬物之理而一名之耳以
其無器與形而天地萬物之理無不在是故曰無極而太極以
其具天地萬物之理而無器與形故曰太極本無極也是豈離
乎生民日用之常而自爲一物哉其爲陰陽五行造化之蹟者
固此理也性此理而安焉者聖也復此理而執焉者賢也自堯
舜以來至於孔孟其所以相傳之說豈有一言以易此哉顧孟
氏既沒而諸儒之智不足以及此是以世之學者茫然莫知所
適高則放於虛無寂滅之外卑則溺於雜博華靡之中自以爲
道固如是而莫或知其非也及先生出始發明之以傳於程氏

而其流遂及於天下天下之學者於是始知聖賢之所以相傳之實乃出於此而有以用其力焉此先生之教所以繼往聖開來學而大有功於斯世也出文集七十八卷○圖說自為一書而朱子解之詳矣但及列之於此書則恐不復載其解也今講近思錄者獨說本文可也然而未有不達於朱解而能明本文者也故今又并說朱解爾

○誠無為○此章亦周子之言出通書第三章而章首不揭其名者蒙上章以省文也是與小學同例他皆倣此○中庸曰誠者天之道也誠字本乎此繫辭傳曰易無思也無為也無為二字出此○此說誠之地位誠者天理之本然不雜毫末邪偽而渾淪純一之實理是已實理該動靜貫体用而無不有矣然專指

其地位則必於其本體故曰無為無為字對下文幾字者只是言寂然不動者蓋雖聖人總動則涉乎人為難說全是無為只其冲漠無朕不加一毫人為而本體自若底物事此謂無為誠之地位如此即是太極而所謂天命之性未發之中皆指斯地言○誠專就人說○通書每換太極以誠論之其意如何蓋謂之太極則唯見其樞紐根柢之意而已於其理之體段猶未著也如說之誠則見得此理至實無妄而無欠缺底物事太極之體段於斯明矣此周子所以說誠而發圖說未盡之意者歟讀者試思之

幾善惡○此說幾之地位通書朱註引易文曰幾者動之微者微字是那欲動未動之時自無之有之中間也實理元非死物但

當其無為也猶鑑之藏奩鐘之懸簾雖未為照鳴其可以照可以鳴之理已固有於其中故時而必萌動於中此之謂幾這裏方有善惡以分於胸中朱註所謂蓋動於人心之微則天理固當發見而人欲亦已萌乎其間矣者是已此陰陽之象也○誠者純粹至善之理而已矣及其萌動却有善惡之雜者何也蓋實理寓於形氣故必有動於形氣者如聲色臭味之欲是也其本然純粹至善之理則善固當發見矣必有動於形氣者則惡亦已萌乎其間可以見矣然又不可謂動於氣者必皆惡也雖聖人不能無人心豈以動於氣者皆謂之惡乎但斯地位或有惡之雜耳○問周子曰誠無為幾善惡朱子曰此明人心未發之體而指其已發之端蓋欲學者致察於萌動之微知所決擇

而去取之以不失乎本心之體而已○又曰極力說箇幾字儘有發發人處近則公私邪正遠則廢興存亡只於此處看破便幹轉了此日用第一親切工夫精粗隱顯一時穿透堯舜所謂惟精惟一孔子所謂克己復禮便是此事○又曰人性豈有不動但須於中分得天理方是○又曰當其未感五性具備豈有不善及其應事才有照顧不到處這便是惡古之聖賢戰兢兢過了一生正謂此也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亦是如此凡事微有過差才有安頓不着處便是惡○又曰幾正是那欲發未發時當來這裏致謹使教自慊莫教自欺

德愛曰仁至守曰信○此又說德之地位德之為言得也道之得於心者謂之德即性之理而誠之謂也自其至實無妄言之則

近思錄

三十一

謂之誠自得其理於心言之則謂之德其實一也德有其目立
曰仁義禮智信五者具於心體而初無聲臭之可言只其日用
之間此理感於物而見自爲五者之用就其用上以知有是德
耳夫人在遇當慈愛者則慈愛之心油然而發見所謂愛者而其
體之在乎中者名之曰仁凡吾身之所接萬端千緒隨事裁度
以宜之者亦自發見所謂宜者而其中之體名之曰義理者
物各有條理也吾人交接之際有貴賤長幼之序有親疎內外
之分而就之各爲條理以使不相亂者又自發於中而其本之
在心體名之曰禮通者謂通達物理凡天下之事隨吾觸之是
非邪正曉然無不通達者亦人之所自能而其理之根於心者
名之曰智守者謂確乎存之以不失者所謂愛宜理通之用自

少至老無造次無顛沛常無不發見矣此之謂守而其理之存
乎中者名之曰信此皆因情之用以名其性之體卽五行之性
也周子之言每不離乎大極陰陽五行焉○韓子曰博愛之謂
仁此是直以愛爲仁乃失仁之義而與周子之意異周子則首
挑德字且以五箇字分隔了見得此因用以名其體非直指
情以爲性也○愛宜理通守五字皆當做活字看蓋就發用之
端言也若以爲死字則失文理遠矣此大義之所係講時宜明
辨之○黃勉齋曰此一段文理粲然只把體用二箇字來讀他
便見誠是體幾是用仁義禮智信是體愛宜理通守是用○問
周子言愛曰仁者愛情也仁性也情用也性體也此解所謂因
用以名其體也孟子旣言惻隱之心仁之端也只此端字便見

因用以明體謂之端則如木之有萌芽而已發也勉齋曰所解周子之意得之○竊謂周子之意恐直指其發用以名其德未必因其用名其體也蓋此章第一節曰誠無為是說未發地位第二節曰幾善惡是說自未發而之已發之中間至此方說發用處如此者則似上下相乘前後有序而曰誠曰德各有下落者且夫所謂愛宜理通守皆發於人心之理而非由乎外者則指以為德亦何不可况古聖賢言此類儘有夫子曰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此皆直就用上說去而今周子之意亦蓋如此也已但此說與朱子解不合故未敢全以為是姑記管見以俟君子之是正耳曰如子之見則韓子博愛之謂仁者為是而却以

為與周子意同邪曰韓子之說其不好處唯在博字蓋謂之博愛則是子貢博施濟衆之意初不說仁體獨指及於物之功用以語那仁不知一怵惕惻隱之心亦便是仁也此其說仁未切難以做至論若去博字而只曰愛之謂仁則未見與周子之意其相戾也此義亦與先儒之論小異不知是否識者擇焉性焉安焉之謂聖○性與堯舜性之之性同安所謂安行之安性焉者天資清明純粹天之所賦者全體自若初不假脩為而自無纖毫欠缺矣所謂不加毫末而萬善足焉者是已此其辭也實理固全及其一念萌動而為之幾亦依舊盡天理而無一點私欲雜於其間則不用加察而其心常明以至應接之際動容周旋中禮而五常之理無一不備此皆不待學問勉強而然此

謂安焉朱解曰安者本全於己味斯言安字該內外言
 復焉執焉之謂賢復反也即湯武反之之反執所謂固執之執
 此其資質未免有少氣質之偏故本然實理亦不能無欠缺是
 以必由學問思勉遏絕念慮之惡養成天理之與乃至行事之
 際亦必黽勉從於天理真積力久而後私欲淨盡天理流行更
 反本然之性故曰復焉此與上文性字意自相對執者雖已復
 於本然尚未能安之故又加執守之功以保已復者令不敢為
 邪欲所搖奪矣此所謂執焉而與安字相對學者正將復字執
 字來真箇體認者然後可知此地位之至高至難也已抑是什
 麼精神什麼筋力

發微不可見一節發謂發用如上文所謂愛宜理通是也夫聖心

之發用實理渾涵包含無窮之意施之於家則孝施之於君則
 忠以至家國天下之理宇宙萬變之道皆無不備於一念之發
 矣此其微妙如淵豈人之所得而窺見哉譬之造化猶冬至
 子之半一陽復生于下斯含萬物生成之理而人之見不及此
 也充謂及於物之功用蓋聖人功用之充溥博周徧塞于天地
 之間猶日月之照九垓而無所遺也不可見不可窮所以之謂
 神也○問如以發為念慮之發則其幽微而不可見者何止聖
 人雖是常人亦然此發字恐指發見於言行者也曰不然念慮
 之發雖不可見而總動於中則其迹必見於外暢於辭氣動於
 四體是已故就其迹可以窺念慮之發也獨聖心之發不若常
 人之輕薄淺露故特徵妙而不可見如孔門諸子曰親炙聞

夫子之文章，熟矣，然深知聖人之心者，除顏曾之外，更有幾人？蓋為其微妙也。且以發屬心以充屬行，則內外相對，義理全備。又按語類曰：一念方萌，而至理已具，所以微而不可見也。益信愚說之當從也。○朱子曰：性焉安焉之謂聖，是就聖人性分上說，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是他人見其不可測耳。○又曰：發字充字，就人看微不可見，周不可窮，却是理如此，神只是聖之事，非聖外，又有一箇神別是箇地位也。○此章首三節說誠幾德之地位，下面遂明聖賢神之名義。蓋上文三者理之名目，下文三者德之成就。上文泛論其理，下文又舉全其理之人，以見全此理者，即成德之品格也。周子之言本唯明其名義而已，然語中自有許多意味，學者須熟玩之。

○伊洛淵源錄曰：先生名頤，字正叔，明道先生之弟也。幼有高識，其禮不動，年十四五，與明道同受學於春陵周茂叔先生。云云。按先生晚居龍門伊水上，故學者稱曰伊川先生。○此章明中和之地位，中庸章句曰：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無所偏倚，故謂之中。○蔡虛齋曰：本是有七情，今只言喜怒哀樂四者，何也？樂兼愛，哀兼懼，怒兼惡，欲屬生而無不在也。○林同安曰：喜怒哀樂之未發，這時心下無一物，雖有喜怒哀樂之理，在初未有喜怒哀樂之可言，以其四者一無所偏倚，而恰在其中間，故名之曰中。○又曰：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此中是在中之義，以其四者未發，此心恰在其中間，都不靠着一邊，故名以中。若當未發時，四者有一

萌動此心便靠着一邊了不復得謂中矣○愚謂中字只是名狀字猶在東西南北之中央而未嘗倚於一方也○中也者言寂然不動者也此引繫辭文以說中之地位寂然不動者至虛至靜所謂鑑空衡平之體鬼神不得窺其際者○故曰天下之大本此句要須見得分明蓋緣動則偏其所動喜心已動則專是喜無有復怒心矣哀心已動則專是哀無有復樂心矣喜怒哀不同時哀樂不並行然則及幾萌動只可爲一事之根本不可以爲天下之大本唯其寂然不動也喜自此而出怒自此而出哀樂自此而出凡天下之理何事不自此而出信乎天下之大本也○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庸章句曰發皆中節情之正也無所乖戾故謂之和○林同安曰節是個限制如竹木之節必

情之發方有若未發亦無緣有個節喜怒哀樂有個當然界限不可過不可及這是節發出湊着那界限無太過無不及便是中節○和也者言感而遂通者也又引繫辭以說和之地位感者感於物而動也蓋人心之感必有物以爲之感苟無物之可感則此心亦無緣感動故感字必帶着個物着遂猶直也通字所該至廣自一事物之理以至天下古今之道皆無不在其中而能通其理者便是和之地位○朱子曰寂然者感之體感通者寂之用○又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本是說易不是說人諸家皆是借來就人上說亦通○又曰其寂然者无時而不感其感通者无時而不寂也是乃天命之全體人心之至正所謂體用之一源流行而不息者疑若不可以時處分矣

然於其未發也見其感通之體於已發也見其寂然之用亦各有當而實未嘗分焉故程子曰中也者言寂然不動者和也者言感而遂通者也○愚謂中庸挑出喜怒哀樂以曰其未發則見這裏便含喜怒哀樂之理但未發見耳及其發而中節又是由其未發中發來此中者和之體和者中之用所謂體用之一源者與繫辭語意正相符程子引彼以分貼此極為的當○故曰天下之達道朱子章句曰達道者循性之謂天下古今之所共由也竊味此章之意程子所說與朱註異朱子意蓋謂達者天下古今人人通達而由之也程子所說達者言自此而達彼者與不成章不達之達相似即上文通字意蓋天下之理隨其所感而無不通達矣所以謂天下之達道也不如此者則

引繫辭以受說意不分明○讀此章見得程子兼周子之一派而都自大極中發明來蓋中之寂然不動者大極之靜也誠之地位也和之感而遂通者大極之動而幾之善者也此其意思實相貫朱子特繼之於上章者其以此也歟

○心一也章○此答呂與叔書語伊川說心之定說也程子初以為心專指動處言故曰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蓋古人之論心皆就動處言之如孟子說四端之心是已故程子當初就此看得偏了後來曉得心之有體用而非獨指動處而已故發此語以救前說呂與叔云未發之前心體昭々具在已發乃心之用亦是此章意○朱子曰伊川此語與橫渠心統性情相似○體即性也故註曰寂然不動是也用即情也故註曰感而遂通

天下之故是也故本言事因也但此故字直可訓事孟子集註曰故者其已然之迹亦謂事也曹魏高堂隆解物故之義曰故事也○惟觀其所見如何耳○觀字自我言之見字就人言之即古今論心之所見也○此章亦自太極說來心即太極也其體用即太極之動靜也當時朱子編集此書不必逐一選擇序次唯以上章及此章連周子語者恐不為無意

○乾天也天者乾之形體乾者天之性情乾健也健而無息之謂乾○不是訓乾以為天乾天之所以為天也而天以形體言乾以性情言所指實不同故下句又分言之性情不可分說性體也情用也健而無息者天之情也然而未有無是體而有是用者也故并言性耳健而無息惟其健所以不息此亦不可分說

○朱子曰乾健也健之體為性健之用是情○又曰性情二者常相參在此情便是性之發非性何以有情健而無息非性何以能如此○又曰火之性情元是箇熱水之性情則是箇寒天之性情則是箇健○按以上朱子說以見性情之不可分說

夫天專言之則道也至以性情謂之乾專猶總也天且不違一句出易乾卦文言此指道言夫天若總言則獨謂之道而下文所謂天也帝也鬼神也神也乾也皆包在其中如隨其所指分而言之則有個數件名目耳○朱子曰如云天命之謂性便是說道如云天之蒼者便是說形體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是說帝便似以物給付與人便有主宰之意○又曰鬼神只是往來屈伸功用只是論發見者所謂神也

者妙萬物而為言妙處即是神其發見而見於功用者謂之鬼神至於不測者則謂之神○又曰功用言其氣也妙用言其理也○又曰功用是有迹底妙用是无迹底○又曰功用兼精粗而言妙用言精者○黃勉齋曰合而言之言鬼神則神在其中矣析而言之則鬼神者其粗迹神者其妙用也○葉平巖曰妙用造化之無迹者如運用而無方變化而莫測是也○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乾卦彖傳以元亨利貞為天之四德元者生物之始天地之德莫先於此故於時為春於人則為仁○朱子曰元是初發生出來生後方會通通後方始向成利物之遂方是六七分到真處方是十分成此偏言也然發生中已具後許多道理此專言也惻隱是仁之端羞惡是義之端

辭讓是禮之端是非是智之端若无惻隱便都沒下許多到羞惡也是仁發在羞惡上到辭讓也是仁發在辭讓上到是非也是仁發在是非上○又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元者天地生物之端倪也元者生意在亨則生意之長在利則生意之遂在貞則生意之成若言仁便是這意思仁本生意生意則惻隱之心也苟傷著這生意則惻隱之心便發若羞惡也是仁去那義上發若辭讓也是仁去那禮上發若是非也是仁去那智上發若不仁之人安得更有義禮智○愚謂惻隱是心下惻然發動處此即生意如羞惡辭讓是非皆是生後方會有之故惻隱便貫羞惡辭讓是非生意只是不死底意○朱子又曰元只是初底便是如木之萌如草之芽其在人如惻然有隱初來底意思便

孟子卷之二

四十四

是所以程子謂者難難可以觀仁為是那嫩小底便是仁底意思在若能知得所謂元之元元之亨元之利元之貞上面一箇元字便是包那四箇下面元字則是偏言則一事者恁地說則大煞分明了○問仁包四者只就生意上看否曰統是一箇生意如四時只初生底便是春夏天長亦只是長這生底秋天成亦只是遂這生底若割斷便死了不能成遂矣冬天堅實亦只是實這生底如穀九分熟一分未熟若割斷亦死了到十分熟方割來這生意又藏在裏面明年熟亦只是這箇生如惻隱羞惡辭遜是非都是一箇生意當惻隱若無生意這裏便死了亦不解惻隱當羞惡若無生意這裏便死了亦不解羞惡這裏無生意亦不解辭遜亦不解是非心都無活底意思○愚按朱子

數說仁只為生意說了蓋仁者人心之生理惟其生理所以包四者若是死底如何包得許多道理此其意固明一說仁是愛之理天下之事莫不本乎愛者非愛則義非其義禮非其禮而智不足以為智事君事父從長交友理民及物無往而離於愛矣愛者仁之用而性之發也凡事物之理舉用則體可就見焉故見愛之無不貫則知仁之無不包也細求之愛即生意所謂滿腔子是惻隱之心也然則後說與朱子說本不相妨讀者見得其並行而不悖可矣○此章本說元而仁之理可因知已○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性○乾卦彖傳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性命二字連言因分以解其義賦猶與也命猶令也物該人物性即理也○朱子曰理一也自天之所賦與萬物言之故謂之

命以人物之所稟受于天言之故謂之性其實所從言之地頭不同耳

○鬼神者造化之迹也○造者自無而有化者自有而無○蔡虛齋曰程子之言為恐學者求鬼神於宵冥之鄉故曰此乃造化之迹也說迹字畧涉於見聞○陳北溪曰造化之迹以陰陽流行著見於天地間者言之○朱子曰風雨霜露日月晝夜此鬼神之迹也造化之妙不可得而見於其氣之往來屈伸者足以見之微鬼神則造化無迹矣○問何謂迹曰鬼神是天地間造化只是二氣屈伸往來神是陽鬼是陰往者屈來者伸便有箇迹恁地○愚謂造化之迹非鬼神也然又非離那迹而別有鬼神者在也此蓋程子深知鬼神之情狀故就眼前流行有如月

擊所謂鬼神者是以有此言乃說得鬼神之所在尤為親切○鬼神天地之功用以其伸而來為神以其屈而往為鬼非斷然二物也

○剝之為卦諸陽消剝已盡章○一章之意只是反復論陽不可盡之理夫陽者善之類而君子之道也故聖人於易常致其扶陽之意程子之言亦發明此義云○卦體坤下艮上為剝☶剝落也卦五陰而一陽陰始自下生漸長至於盛極群陰消剝於陽故為剝也○上九一爻上者最上一爻之名陽數九為老七為少當揲著策老變而少不變故謂陽爻為九○碩大之果不食剝上九爻辭曰碩果不食言如一樹果既盡零落惟有一碩果在而不為人所食是剝未盡而又將復生之象也然陰陽之

生皆必至於其極而後止若剝極於上則上九亦變而為純陰
不見復有陽之存矣○無間可容息也史記張耳陳餘傳曰將
軍毋失時時間不容息索隱曰時機之迅速其間不容一喘息
頃也○聖人發明此理以見云云易卦序不以坤次剝而以復
次之復者一陽復生於下也○此是聖人所以發明陽變於上
則生於下之理也○以卦配月則坤當十月配合也及以剝盡
之象摹之於卦則不可不畫以純陰以此配月則當十月而固
為純坤無陽之象蓋卦畫有定體故他裏面又無見含陽之意
必待復卦一陽之生然後始見其復生耳其實非至復之時一
陽頓生却自十月純坤之時陽氣已萌於下惟在卦畫上此義
不可得而見若以理論之則正說畫陰中含陽之義故又曰以

氣消息言則云云○饒雙峰曰十月雖當純坤之月而其序介
乎剝復二卦之間以言乎前半月則有剝而未盡之陽以前以
言乎後半月則有復而方生之陽以後剝之陽方盡於上而復
之陽已生於下矣是烏得為無陽乎○此說恐非程子意然細
論之則亦如此也已學者不可不知○葉註積三十分而成一
爻之論本依朱子說然非本文正意程子只以理言之未必論
至於此他是朱子更依其言以推論之耳○故十月謂之陽月
爾雅曰十月為陽月○陰亦然聖人不言耳其知十月之非無
陽則四月純陽之時非無陰亦可知矣然陽為君子陰為小人
則聖人於此不可不致其抑揚之意故獨發明陽不可盡之理
而於陰不言耳若言陰亦無可盡之理是示小人無可盡之理

也豈聖人之言乎哉

○一陽復於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也章○此章解復卦彖傳復其見天地之心乎一句震下坤上為復便利之反對也為卦一陽生於五陰之下陰極而陽復也物無剝盡之理故剝極則復來陰極則陽生陽剝極於上而復生於下是一陽之復於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也苟天地不有生物之心則又何汲汲陽復於下耶陽復於下矣明乎天地以生物為心也○朱子曰伊川與濂溪說復字不同濂溪就坤上說就回來處說如云利貞者誠之復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皆是就歸來處說伊川却正就動處說如元亨利貞濂溪就利貞上說復字伊川就元字頭說復字以周易卦爻之義推之則伊川之說為正然濂溪伊川之

說道理只一般非有所異只是所指地頭不同以復卦言之下面一畫便是動處伊川云下面一爻正是動如何說靜得看來伊川說得較好○先儒皆以靜為見天地之心云云此乃以復為復藏之復也魏王輔嗣謂寂然至無乃見天地之心蓋他是老氏之流故其說遂歸於虛無其意以為天地之心寂然而已雖至春夏之時以為發動而終歸秋冬之收藏雖有風雲雷雨之變皆倏忽之際而終歸湛然之常此其靜者即天地之本心也此便老氏之所見耳老子曰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天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又曰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為之者天地其所來可見已大抵漢唐以來諸儒皆就靜上說復若周子亦猶依之至程子以復為動以動之

端為見天地之心至矣

○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李氏閔祖曰天下之公是无一毫私心善之本是萬善從此出○天下者極言之止謂之公則有一事之公有一時之公謂之天下則全體至極之公爾○朱子曰伊川云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又曰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易傳只此兩處說仁說得極平實學者當精看此等處

○有感必有應章○感應只是陰陽感者陽也應者陰也天下之理不能外乎這二端○朱子曰感是事來感我應是自家受他感處之意○愚按程子說凡有動皆為感此是單指動處為感朱子則謂感是事來感我却就彼此交涉上說感似二說各異

然其實一耳何也凡天下事不動則已動則必莫不有感物以致之應試之造化察之人事皆可以見其真矣此知程子語中自帶彼此交涉意思且味下面感則必有應句其意益明但依文辭上朱說較為明備○朱子曰今以鼻息觀之出則必入出感入也入則必出入感出也故曰感則有應應復為感所感復有應○又曰凡在天地間无非感應之理造化與人事情皆是感應且如雨暘雨不成只管雨便感得暘暘不成只管暘暘已是應處又感得雨來寒暑晝夜无非此理如人夜睡不成只管睡至曉須着起來一日運動向晦亦須當息凡一死一生一出入一往一來一語一默皆是感應如古今天下有一盛必有一衰聖人在上兢業必曰保治及至衰廢自是整頓不

起然不成一向如此必有與起時節○問感只是內感曰物固有內感者然亦不專是內感固有外感者所謂內感如一動一靜一往一來此只是一物先後自相感如人語極須默默極須語此便是內感若有人自外來喚自家只是喚做外感感於內者自是內感於外者自是外如此者方用偏字正只做內感便偏顯了○又曰感應二字有二義以感對應而言則彼感而此應專於感而言則感又兼應意如感恩感德之類○知道者默而觀之可也觀字所指至廣造化人事皆在其所觀也

○天下之理終而復始○終而復始要須兼看始而復終意夫天下之事常不一於終終則必有始又不一於始始則必有終終則不得不始始則不得不終此乃理之所在而終始相因如環

无端旁午流行無以窮極此其所以恒也○恒非一定之謂也至乃常道也此章發初頭已具此意程子猶恐人之不達其指故又明言之恒常久也疑指一定者言然天下之理一定則有時而息必不能常久也如天地只管生去以無收藏之則造化有時而勞乾坤或幾平息但其自發生以向收藏自收藏以至發生氣機相推變易不滯是以常久而無已矣其於久也只管動去以無止息則必體疲情倦以難持久但其當明應接向暗寢息所以氣體常盛而無窮也推之萬事無往不然故曰一定則不能恒矣唯隨時變易乃常道也○朱子曰恒非一定之謂故晝則必夜夜而復晝寒則必暑暑而復寒若一定則不能常也其在人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

今日道合便從明日不合則去又加孟子辭齊王之金而受薛宋之餽皆隨時變易故可以為常也○天地常久之道天下常久之理道是大綱說理自散在乎事物而言故天地曰道天下曰理其實天地有常久之道故天下有常久之理初非有二致也此又受上文以贊其理之高妙

○人性本善○性理大全三十一卷程子曰性無不善其所以不善者才也受於天之謂性稟於氣之謂才才之善不善由氣之有偏正也○葉平巖曰才者性之所能合理與氣而成氣質則有昏明強弱之異其昏弱之極者為下愚

所謂下愚有二焉自暴也自棄也○出孟子離婁上篇曰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朱註曰自害

其身者不知禮義之為美而非毀之自棄其身者猶知仁義之為美但溺於怠惰自謂必不能行也○二自字有力與大學自欺自謙之自一般言彼暴棄者非人之暴棄之自暴棄之耳下文以善自治自字亦與此同○仲尼之所謂下愚也語陽貨篇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此章之意以謂所謂下愚者非言昏愚之至唯其拒之以不信絕之以不為者正是下愚已此言最切於警戒○往往強戾文選年泉賦李善註曰往往莽一也○商辛是也史記殷本紀曰帝乙崩子辛立是為帝辛天下謂之紂紂資辨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手格猛獸知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然考其歸則誠愚也其不知身藏國以遺臭於萬年則資辨材力之過人者抑奚益矣非至愚而何本文才力

謂才能力量如所謂資辨捷疾聞見甚敏皆在其中矣

既曰下愚其能革面何也○此革卦上六小人革面之論也小人不能心化唯革其面而已因問既曰下愚不宜有移猶其能革面者何也○朱子曰人性無不善雖禁紂之為窮凶極惡也知此事是惡○愚謂自古暴君汙吏欲逞其欲則必先陷正人君子然後發之此自知其所為之不善而不為君子所容也夫既自知其惡故畏威刑而欲免其罪則却與人無異是以內雖無化善之實亦能革其外面以從上之教令此又知性之本善且明也○一說此處未說到自知其惡只其畏懼有與人同者就此知其性之本善也此說却為直截明白

○在物為理處物為義○理義本一致但散在事物上則謂之理

人心循其理以處置之則謂之義耳振古論理義之分者未有若此言約且明者也○朱子曰理是在此物上便有此理義是於此物上自家處置合如此便是義義便有箇區處又曰且如此這般子是物於理可以安頓物事我把他如此用便是義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天地之間本是一氣流行唯指其靜時曰陰指其動時曰陽而已未始有箇兩段氣而各自流出且夫二氣之行才說動便有靜底在前才說靜便有動底在前此是循環物事故無端無始也而其所以然者道已道即太極而陰陽動靜一以貫之此惟知道者可以默識而已

○仁者天下之正理失正理則無序而不和○仁者本心之全德

天下之理莫正於此人苟失其正理則其所存私欲而已如是其接物之際顛倒而失次序乖戾而不和順此理之必然者也序者禮之體和者樂之本游氏所謂人而不仁則人心亡矣禮樂不為之用也○朱子曰程子說仁者天下之正理固好但少疎不見得仁仁者本心之全德人若本然天理之良心存而不失則所作爲自有序而和若此心一放只是人欲私心做得出來安得有序安得有和○又曰程子此說太寬如義亦可謂天下之正理禮亦可謂天下之正理○希竊謂朱子之論固至矣但程子以仁專言則包四者故特就此稱天下之正理歟朱子又曰仁者天下之正理只是汎說不是以此說仁體此說極爲平穩

○明道先生曰天地生物各無不足之理章○先生姓程氏名顥字伯淳生而神氣秀爽異於常兒數歲誦詩書強記過人十歲能爲詩賦十二三時群居庠序中如老成人見者無不愛重已上見伊川所撰明道行狀沒後太師文潞公題其墓曰明道先生○物字自該人物但所至在人耳言天之生人物全賦斯理各無不足之道理但恐人自不能盡其分也爲人君不止於仁爲人臣不止於敬爲人子不止於孝爲人父不止於慈之類此皆不盡其分試看宇宙之際幾人盡得乎此○且若堯之爲君舜之爲臣亦只盡在己之分而止於天理之外未嘗有加一毫者也天之賦物元無不足之理其如是乎此章之言又義明白不煩訓解而語意深厚涵蓄一唱三歎猶有餘味明道之語往

往如此學者宜深玩之○多少多也

○忠信所以進德○乾卦九三文言文

終日乾乾○乾卦九三爻辭○朱子曰忠信至於心者无一念之不誠也○又曰忠信便是意識處如惡惡臭如好好色然後有地可據而無私累牽擾之患其進德也孰禦○蔡虛齋曰忠信所以進德也惟心之所至者一於誠則德之在內者進矣○又曰忠信所以進德者以其實也若非有是實心下工夫則是理無自而得○程子曰健而無息之謂乾○君子當連下讀不可連上句乾之讀上二句是易中成語周公所繫爻辭曰君子終日乾乾孔子又從論之曰忠信所以進德蓋明有箇實心而後能體所謂乾之者也程子嘗曰終日乾乾大小大事却只是

忠信所以進德為實下字處此見孔子釋經之意然則忠信乾乾者便是君子之道而其原實自天道來夫天之道無他只是實理無息而已矣此君子所以當對越在天也君子成德之名即九三所謂君子也當字只作合字看不是用力字意○對越在天○此一句出詩周頌清廟之篇對猶配也越於也天者理而已對越在天言配於天理也○蓋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詩大雅文王篇之辭朱傳曰載事也愚謂載雖訓事其曰上天之載則事即道也此二句謂天道之微妙○無聲無臭即所謂無極也蓋於斯地無所容言若夫可名言者下文所說是已○其體則謂之易○朱子曰體是體質之體猶言骨子也易者陰陽錯綜交換代易之謂如寒暑晝夜闔闔往來天地之間陰陽交

錯而實理流行蓋與道為體也寒暑晝夜闔闢往來而實理於是流行其間非此則實理無所頓放猶君臣父子夫婦朋友有此五者而實理寓焉故曰其體則謂之易言易為此理之體質也○按朱子曰體是體質之體則知不是體用之體蓋理本無聲臭陰陽氣也氣却有體象此乃天理之體所謂無聲無臭之理得此為體矣而其氣相為交錯代換故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朱子曰其理則謂之道在久則性也其用則謂之神在久則情也○又曰春夏秋冬便是天地之心天命流行有所主宰其所以為春夏秋冬便是性造化發用便是情○又曰若以能為春夏秋冬者為性亦未是只是所以為此者是合下有此道理如以鏡子為心其光之照見物處便是

情其所以能光者是性今把木板子來却照不見為他元沒這光底道理○又曰至於所以為陰陽為古今乃是此道理及至忽然生物或在此或在彼如花木之類驀然而出華時都華實時都實生氣便發出來便是神○又曰說此一段從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說起雖是無聲無臭其闔闔變化之體則謂之易然所以能闔闔變化之理則謂之道其功用著見處則謂之神此皆就天上說及說到命于人則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修道則謂之教是就人身上說上下說得如此子細都說了可謂盡矣○此一段嚟緊言天人之理一以見君子所以終日對越在天者唯其天人一理故君子能盡其道斯當對越在天也已孟子去其中又發揮出浩然之氣可謂盡矣○去猶言脫出其中

即上文所說名目是也言其脫出前聖說理之中而又發明浩然之氣到此理氣交備故曰盡矣○葉平巖曰浩然盛大流行之貌蓋天地正大之氣人得之以生此言天人之氣一所以終日對越在天者也

故說神如在其上至不過如此○口講當云夫天人之理一既如上文所言故中庸說鬼神之流動充滿以為發見昭著如此大事而下文結之只曰誠之不可揜如此夫誠者實理即所謂忠信之體也抑鬼神之幽人道之明都不外乎實理則天下之間徹上徹下豈有過此者哉上文所謂易也道也神也性也道也教也名雖不同只是一實理而已益知天人一理而所謂君子之忠信乾者當對越在天也○朱子曰神如在其上加在其

左右又皆是此理顯著之跡者甚大事小事都離了這箇事不得上而天地鬼神離這箇不得下而萬事萬物都不出此故曰徹上徹下不過如此○大小大三字一串蓋是洛之方言葉氏斷了大小二字解之未深考也大小大只是大也

形而上為道至道亦器○上文分說理氣此又引繫辭語以明理氣混融未嘗相離也○須著如此說○此字指繫辭言蓋世儒之論往往離了箇氣更說那理是故理氣為判然二物如彼繫辭所說不除形字就他只以上下言之則可以見理氣混融無間而誠非如後儒舉此遺彼也故須著如此說已○器亦道道亦器○不曰器即道道即器只曰器亦道道亦器二亦字好看深玩此字則見道器固無間而又不相混殺嗚呼精乎哉○薛

父清曰金剛經只欲說形而上之道以形而下者為幻迹此所以偏於空虛也聖人則道器合言所以皆實○真西山曰凡天地之物有形有象者皆器也其理便在其中大而天地亦形而下者乾坤乃形而上者日月星辰風雨霜露亦形而下者其理即形而上者以身言身之形體皆形而下者曰性曰心之理乃形而上者至於一物一器莫不皆然且如燈燭者器也其所以能照物形而上之理也且如椅桌器也而其用理也天下未嘗有無理之器無器之理即器以求之則有性情之理精粗本末初不相離若舍器而求理未有不陷於空虛之境非吾儒之實學也○愚按真氏之論丁寧明白固無容議者但其對性與心之理做兩事說者畧可疑耳或有字誤歟

但得道在不繫今與後已與人○此言頗難者蓋謂物各得此道而在不問今古人已無往而非道理之所在矣見得有器則必有道道必附在那器道器決然無間隔也如此者方與上文相屬葉氏添說若干字恐非正意按朱子曰形而上者無形無影是此理形而下者有情有狀是此器然有此器則有此理有此理則有此器未嘗相離却不是於形器之外別有所謂理且古且今萬事萬物皆只是這箇所以說但得道在不係今與後已與人細考朱說正與愚見合却無葉註人體道之意○此章之言最多頭緒文不相蒙而意實相貫發明道體大深切學者宜深認焉

○醫書言手足痿痺為不仁章○痿痺皆濕病手足冷痿氣不生

行錄說

也前漢書哀帝紀贊曰卽位痿痺○素問風論曰衛氣有所凝而不行其肉有不仁也○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莫非已也
 蔡虛齋曰此一句亦可當一篇西銘○此非有意於爲一體蓋仁者之心無一毫之私故天下之物一視同仁如吾身體之無不愛此自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也○認得爲已何所不至○陳新安曰仁者之心視人物卽已身也體認得人物皆爲已則此心之仁周流貫通何所徃而不至乎○若不有諸已自與已不相干○不有論語集註作不屬○陳新安曰又反言之若視人物爲人物而不屬於已自不相干○如手足之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已○陳新安曰雖是已身然其氣既不周流貫通則手足亦自不屬已矣○齊氏曰手足不屬已氣之不貫也天地萬

物不屬已心之不貫也身與手足一體也外邪間之故與氣不相貫已與天地萬物一體也人欲間之故與心不相貫通○故博施濟衆乃聖之功用仁至難言○博施濟衆是就事上說却不就心上說他是聖人之功用遍及四海者也以此求仁愈難而愈遠矣固不可就此求之然仁道至大精微又未易言只當知仁者之心耳故曰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此乃上文所謂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之意絕是無物我也○朱子曰立字達字之義皆兼內外而言謂如在此而任得穩便是立如行要到便是達如身要成立亦是立學要通達亦是達事之皆然又曰立是安存底意思是發用底意思○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此句程朱之見各不同

近思錄

五十一

不須混着程子則自上句已欲立至此句為一串說下謂以已及物便仁者之心今已之所欲皆以及人則能近取譬者而正是仁之方也已程子之意恐只如此蓋譬者以此比彼仁者之以已及物物我相比亦有似譬也朱子則截斷達人已上以為說仁者之心能近取譬却為恕之事而求仁之方術故譬訓喻方訓術二說雖異各有所當然朱子為密但方講此章不可雜入朱子之意○二程全書首卷明道曰語仁而曰可謂仁之方也已者何也蓋若便以為仁則使不識仁只以其言為仁也但曰仁之方則使自得之以為仁也按此語意又與本文異豈前後之見有不同歟不須將彼言來參雜此章從是本文方字只做道字說○仁之體○體者體段之體猶言模樣

○生之謂性性即氣氣即性生之謂也○此與告子語同而意異告子直即人物之所知覺運動者說性明道則發明理氣合一之義所見大不同然此生字生存之生不是生出之生此則却近告子之意但明道雖就生上說性然性之所指則自有在而不相亂通者全章可以見其意○人才有生則就有性苟無是生則亦無有是性此生與性初為一體物事故人之有生此之謂性是性即氣氣即性而斷不相離了生之謂也只是申第一句意言性即氣氣即性則所謂性者生之謂也氣字當生字看方分明○人生氣稟理有善惡○朱子曰理只作合字看○愚謂凡動於氣者必有偏正之不同驗諸造化事物可見此知人生氣稟合有善惡也○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註后稷之克

近思錄

五十九

岐克嶷○見詩之大雅生民篇○朱傳曰岐嶷峻茂之貌○按岐嶷言氣象端偉誕實匍匐之時已有岐嶷之狀而觀此狀貌之不類亦足知稟性之非凡矣○子越椒始生人知其必滅若敖氏○左傳宣公四年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良之兄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諺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子良不可後果叛逆滅其族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朱子曰此是氣質之性○又曰既是惡便也牽引得那性不好蓋性只是搭附在氣稟上既是氣稟不好便和那性壞了所以說濁亦不可不謂之水水本是清却因人撓之故濁也○又曰性本善而今乃惡亦是此性為惡所汨正如水為泥沙所混不成不喚做水○葉平巖曰原夫命賦

予之初固有善而無惡及氣稟拘滯之後則其惡者謂非性之本然則可謂之非性則不可性一也所指之地不同耳○蓋生之謂性至已不是性也○此重明章首第一句意是段甚難看得世儒之說都不分明須要潛心看出正意○人生而靜○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朱子曰人生而靜以上即是人物未生時人物未生時只可謂之理說性未得此所謂在天曰命也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者言纔謂之性便是人生以後此理已墮在形氣之中不全是性之本體矣故曰便已不是性也此所謂在人曰性也大抵人有此形氣則是此理始具於形氣之中而謂之性纔是說性便已涉乎有生而兼乎氣質不得為性之本體也然性之本體亦未嘗雜要人就此上面見得其本體

元未嘗離亦未嘗雜耳。○又曰性者渾然天理而已總說性時則已帶氣矣所謂離了陰陽更無道此中最宜分別。○又曰今人却言有本性又有氣質之性此大害理。○愚初讀此節深疑之蓋人生而靜以上是人物未生時固不容說性才說性時便是人生以後此理已墮在形氣之中又不是性之本體然則本然之性將於孰地說之乎當初他疑終不能釋然者來看去蓋亦有年近來似畧得其指此只恐後人語性遺了形氣單說箇性終做懸空底物事以大失其精義也故章首特挑出生之謂性丁寧反復以述其意以此觀之單說本然之性處初都無之才說性時則既不能不兼氣質至此所謂生之謂性者可以見其實矣振古說本然性者只是就其氣質中摘出一段至善者

以名之耳初非說別有本性也故下文曰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云云程子此論蓋前賢之所未發其有大補於後學於此亦可見焉。○凡人說性至猶水流而就下也。○繼之者善也此與易意大不同易是說天命之流行程子指人心之發用言假彼以明此葉註專就天命解之不是此處朱子語類辨之最詳宜考之。○自古人之說性只就其發之善以名其本原耳如孟子言性善亦是因發處說故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此就其發之善以知其本無不善猶沿流而溯源也蓋才說性則已帶氣質而善惡分矣然而古人說性不說其發之或惡者而獨說其善者故曰說繼之者善也夫孟子亦未嘗不語氣質之性曰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性與曰動

心忍性曰君子不謂性此皆指氣質之性唯及其道性善則單就發處之善以名其本體又不論氣質雜揉之性此是孟子之深意蓋明其本善也○猶水流而就下也○人心發動之始無不善者猶水流而無不下也水流應繼字就下應善字○自凡人說性至此句分爲一節不可以連下文下文更受此句以設譬喻細論氣質之不同自爲一節葉註聯之下文夫條理甚矣○朱子曰此一段當作三節看生之謂性是一節水流就下是一節清濁又是一節

皆水也至不可以濁者不爲水也○此受上文以設譬喻重論前段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分明與上文意不相屬故世儒或謂此間疑有缺文雖未足爲據亦見得其不相屬也

是將清來換却濁○水本清也唯治其濁則依舊清而已故不是將清來換却濁既清則濁自消故亦不是取出濁來置在一隅也○水之清則性善之謂也○此句爲最切要前面既說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然深要其歸則只是善而已矣猶雖不可以濁者不爲水然究其原則却一箇清而已也苟不有此言則吾見其後人替之焉不明性善之理終所惑善惡混之說矣故妄意謂此句爲最切要○葉平巖曰不知性之本善則不能自勉以復其初不知性有時而陷於惡則不能力加澄治之功二說蓋互相發明○此理天命也○理字指性此將中庸名字來說之翻却天命之謂性句曰此理天命也可見理字指性而所謂性即理也○各得其分則教也○中庸章句曰脩節之也

便是言貴賤上下各得其分。○自天命以至於教我無加損焉。天命之性已全有生之始以至循此而脩之各得其分亦只盡在我之理而已其焉有加損耶。○此舜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也。此與論語意大不同語之意蓋言其不以位爲樂此則言雖聖人而有天下亦循天理以盡其分而已未嘗加毫髮於其間矣。孟子所謂雖大行不加焉是也亦斷章取義者舜字有天下字俱有力不與者無所加損之意。○此章并言理氣以明本然之性終不離得氣質故求本性不可離氣而求之矣。猶浩然之氣固是德義之勇而非血氣之勇然求浩然之氣不容離血氣而別求之也。所謂器亦道道亦器論性不論氣不備者於是正可見矣。

觀天地生物氣象。○此章最好看葉註未切看夫春陽之候雲淡霞輕日煖風和品物油然萌芽是箇氣象溫和順適光潤嫩美便是仁底意思若能就此觀之則自足以養德性發良心焉。明道有感於此故發是言使人就這裏養其良心讀者要須體認人心仁愛之意與那生物氣象一般觀字重看。○如此章言徒得之口耳便淡了且須體驗靜養自當得他滋味而已。○氣象就天地而言之乎抑是就萬物而言之乎是蓋兼看爲是春陽和煦之時萬物發生之始皆可以觀其氣象也。○註曰周茂叔看。○看猶言所見周子憲前草不除去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此又周子見得物之與我有一脉氣味故不必欲厭以除去也。平日非有深察天地生物氣象其能看得然乎哉。○朱子

近思錄

卷之一

六十三

曰天地以生物爲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爲心者也

○萬物之生意最可觀章○生意生出意思意字帶言不可說得重○朱子曰萬物之生天命流行自始至終無非此理但初生之際淳粹未散尤易見爾只如元亨利貞皆是善而元則爲善之長亨利貞皆是那裏來仁義禮智亦皆善也而仁則爲萬善之首義禮智皆從這裏出爾○愚謂萬物始終無所逃於天地生物之心然至暢達茂盛却不易見唯其油然而始生之際的可見天德也已蓋物之初生只一條生意而未至繁散大抵天下之理煩者難者簡者易者故唯此處最可觀也此章正盡上章未盡之意抑天地生物氣象歸在萬物生出上所謂元者善之

長也在又則所謂仁也見得此章上章之旨始明故並叙之○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朱子曰腔子猶言軀殼惻傷之切也隱痛之深也○此與中庸仁者人也之言當參看人身由頂放踵雖有一針刺著亦必解痛可見遍身惻隱之心而莫非仁也此章當深體之○人之一身緣有所傷則即痛此愛育之心無所不貫也信乎滿腔子是惻隱之心若推此心於物則奚往而非是仁乎

○天地萬物之理無獨○朱子曰一便對二形而上便對形而下然就一言之一中又自有對且如眼前一物便有背有面有上有下有內有外二又各自爲對且如碁盤路兩兩相對末梢中間只空一路若似無對然此一路對了三百六十路此所謂一

對萬道對器也○又曰天下之物未嘗無對有陰便有陽有仁便有義有善便有惡有語便有嘿有動便有靜然又却只是一箇道理如人行出去是這脚歸亦是這脚譬如口中之氣噓則為溫吸則為寒耳○問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對是物也理安得有對曰有高必有下有大有必有小皆是理必當如此如天之生物不能獨陰必有陽不能獨陽必有陰皆是對這對處不是理對其所以有對者是理合當恁地○安排○陳新安曰安排者以私意揣度之而不順其自然○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孟子文猶佛氏言歡喜踴躍此程子得而樂之之意這箇滋味惟程子深咀嚼得蓋隨其德之邵而理致之所感亦別抑天地間不外乎陰陽二端矣故萬物之理決然不得無對

此又與道為體

○中者天下之大本章○此指喜怒哀樂未發本性渾然在中之地而言亭之聳立貌當至當之意但此處不可逐字分解元是俗語通直上直下總是至正至直無所偏倚之意○語類曰出則不是者出便是已發發而中節只可謂之和不可謂之中矣故曰出便不是又文集六十一卷答林德久書曰出則不是蓋謂發即便不可謂之中也且如喜而中節雖是中節便是倚於喜矣但在喜之中無過不及故謂之和耳○惟敬而無失最盡○無失不可說無失中此一句本子夏之言程子引之以為工夫之標的無失乃不失其敬也敬者存心之工夫心存理得故惟能敬而不失則方其靜也立本體之正理及其動而出亦

無不中節矣此持敬之所以為最盡也此章該動靜工夫說敬元該動靜也

伊川先生曰公則一私則萬殊○心公則自家而國自國而天下視而同仁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以千萬人之心為一人之心所謂天地萬物一體者故曰公則一若失私心則人好而我惡已欲而物違以至夫妻反目兄弟鬩牆一膜之外皆為胡越信乎其萬殊也○人心不同如面○此一句本鄭子產之言見左傳程子引之曰如是者只是私心也巳

○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為兩段事○朱子曰有本末者其然之事也不可分者以其所以然之理也今據此言有本末之別者事物也事物有箇形迹則不得無本末而其理便且本且末

一以貫之故不可分為兩段事蓋理無大小精粗故也○朱子又曰洒掃應對之事其然也形而下者也洒掃應對之理所以然也形而上者也自形而下者而言則洒掃應對之與精義入神本末精粗不可同日而語矣自夫形而上者言之則未嘗以其事之不同而有餘於此不足於彼也○洒掃應對粗底末事其猶有所以然則精大本根之事有其所以然也蓋不待言又可以見精粗本末皆一理之貫不可分為兩段事巳○黃勉齋曰然猶云如此也其如此者洒掃應對之節文所以如此者謂有此理而後其節文之著見者如此也○按朱子說以本末為事以不可分為兩段事者為所以然之理饒雙峰則以末為事而本為理二說不同果誰適從深味本文語勢饒氏說恐近是

若朱子說治心修身為本洒掃應對為末又是本文之外添入
一句說之饒氏直就本文上以說本末恐得正意然而此章本
語子夏對子游之譏之言就彼看之則朱子說固當今當從之
但獨看此章則終難舍饒氏說大抵程子之論經不必拘其本
義只借其言以別說意者儘多如此章安知非其依本末之言
以廣其義却配之於事理而論之邪姑存管見以俟識者之是
正耳

楊子拔一毛不為○列子楊朱篇禽子問楊朱曰去子體之一
毛以濟一世汝為之乎楊朱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禽子曰假
濟為之乎楊子弗聽此所謂取為我者也○墨子又摩頂放踵
為之○朱子曰摩頂摩突其頂也○張南軒曰摩其頂以至踵

一身之間凡可以利天下者皆不惜也此所謂兼愛者也○子
莫執中○朱子曰子莫魯之賢者也知楊墨之失中也故度於
二者之間而執其中○又曰三聖相授允執厥中與子莫執中
文同而意異蓋精一之餘無適非中其曰允執則非徒然執之
也子莫之執中其為我不敢為楊朱之深其兼愛不敢為墨翟
之過而於二者之中執其一節以為中耳故由三聖以為中則
其中活由子莫以為中則其中死中之活者隨時隨事而無不
中中之死者非學聖人之學不能以有以權之而常適於中也○
安排者○著直畧反語助辭○中之說孟子發之於前程子詳
之於後學者由是得以知聖人大中之義而不為膠柱刻舟之
見所惑此尤有補於後學處

○問時中如何○此章就有方所處還形容出無方所者以實喻
 虛欲人之易曉耳○時中隨時以處中也○廳聽政察訟處○
 三過其門不入○楊龜山曰禹稷三過其門而不入苟不當其
 可則與墨子無異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苟不當其可則與楊
 子無異○饒雙峰曰三過其門是禹事稷是帶說耳
 ○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誠者渾淪純一之實理即天理之
 本體也有毫末之邪妄則有欠缺駁雜而失其本體矣故曰無
 妄之謂誠○朱子曰無妄是自然之誠不欺是着力去做底○
 又曰無妄之謂誠是天道不欺其次矣是人道中庸所謂思誠
 者是也○又曰非無妄故能誠無妄便是誠無妄是四方八面
 都去得不欺猶是兩箇物事相對○愚謂不欺是對物而言故

曰猶是兩箇物事相對而着力去做底亦隱然在其中矣不欺
 雖是美德未若無妄之自然也故曰其次矣○注李邦直未詳
 其事實○徐仲車名積宋楚州山陽人政和中賜諡曰節孝處
 士○云云猶言如此如此指本文言○自漢以來諸儒皆不識
 誠之義至程子始曰無妄之謂誠誠之說於此昭々後來朱子
 又加以真實二字蓋此二字於誠字義為最親切也自歷程朱
 之訓誠之名義無復餘蘊矣
 ○冲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章
 朱子曰此只是說無極而太極
 ○此章主人心而言方其冲漠無朕視之不見聽之不聞而彼
 應事接物發諸言者諸行之理已悉具於其中象猶言體段摸
 樣不是實有形象以羅列裏面也未應雖固是先却後面已應

之理既在其中已應雖固是後却是未應之時所已具之理而
已由是觀之謂之先則已有後者具謂之後則先之已具者體
用一源頭微無間不可以先後分也○森然衆盛貌禪語曰萬
象森羅○如百尺之木自根本至枝葉皆是一貫○此受上文
設譬以言體用一貫之意○不可道云云教入塗轍○塗轍言
所由之路即人之所當行者若孝弟忠信之屬是也未有這事
之先已先有這理正如上文所言然則未有這事上面一段元
無形象無兆朕空蕩底物事而却待入安排此理始生以引入
來為塗轍耶斷乎無此理也下入字輕帶過不可深泥看○
朱子曰如未有君臣已先有君臣之理未有父子已先有父子
之理不是先本無却待安排也○既是塗轍却只是一箇塗轍

朱子曰恐是記者欠了字亦曉不得○愚按此節朱子既曰曉
不得則固不可強為之說姑因本文解之既是塗轍言見在底
道理如孝弟忠信之屬雖是見在塗轍却只是上面沖漠無朕
之間所已具之道理而非有二致也故曰只是一箇塗轍其意
若曰見在之理便與上面之理一般朱子又曰如父之慈子之
孝只是一條路從源頭下來亦是此意今如是看文義畧通
○近取諸身百理皆具○朱子曰此段為橫渠形潰及原之說而
發也○又曰近取諸身百理皆具且是人之一身與天地相為
流通無一之不相似至下言屈伸往來之義只於鼻息之間見
之却只是說上意一脚○問屈伸往來氣也程子云只是理何
也曰其所以屈伸往來者是理必如此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

氣也其所以一陰一陽循環而巳者乃道也○愚謂此段理氣只一套說去葉註就此分說理氣者恐不是○張九韶曰按張子嘗曰形聚為物物潰反原者其遊魂為變乎故程子辨其非○此章明造化之實理釋氏所謂輪迴之說與吾儒之見所異全在這處讀者於此深識得著亦可具一隻眼矣按論輪迴之說詳見理學類編六卷宜參考

如復卦言七日來復○七日來復復卦彖辭○易傳曰陽之消至七日而來復始五月之卦陽之始消也七變而成復十一月之卦故云七日謂七更也○主意只在七字曰字假借以言變更之意耳○其間元不斷續○斷續斷又續也陽無可盡之理何斷續之有○陽已復生○此句緊接上句看便上文生之理

問仁與心何異章○心譬如穀種總而言之語類曰包裏底是心蓋心統性情也○黃勉齋曰心是穀種心之德是穀種中生之性也生之性便是理謂其具此生理而昧生也若陽氣發動生出萌芽後已是情須認得性字不涉那喜怒哀樂去

義訓章○訓訓解也覺謂感於物而發其意以謂常人之心物欲交蔽以昧其本心則雖有可感之事自不能感發如不忠不孝之久雖聞忠孝之事如其不感何此其心有所蔽也唯仁者之心無一毫之蔽是故天下之事莫不隨其所觸以感動覺發矣故訓之覺此說固近是然覺是智之用未足以訓仁也朱子曰仁是愛之體覺自是智之用仁統四德故仁則無不覺然便以覺為仁則不可○訓又本乎中庸孟子此說亦未嘗不是

但學者於求仁之功不甚親切耳○大槩研窮之○大槩猶大意也蓋仁道至大及深得其味則非真積力久不能也故要先識得大意以研窮之如此者二三歲然後得之此又未可謂晚也○愚按朱子亦曰仁不必須用一字訓但要識得大意通透耳程朱言仁皆引而不發此其所以深知那仁而切教人也學者試勉之

○性即理也章○即字緊接上而喚下程子此一句最有功於聖門處孟子性善之說於斯乎定如荀子性惡揚子善惡混韓子有三品之說凡失其精義者皆不待辯而明矣○朱子曰伊川謂性即理也一句直自孟子後惟伊川說得盡這一句便是千萬世說性之根基理是箇公共底物事不解會不善人做不是

自然不息之意○物極必返○剝極於上則陽復生于下物理皆然○有生便有死有始便有終○自生至死自始至終皆是一貫物事其間元不斷續便物極必返之理○細味物極必返句却含上句不斷續意○此一節與上文意頗不相屬姑推大意復者復生也不是以晷之往者復為今之復生之理續無息此是上文所說之意故引易語以申其意歟

問仁章○諸公當時先生呼門人之辭猶言二三子也○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也後人遂泥斯言以愛為仁不知愛自是情仁自是性有體用之分而不可專以愛為仁也孟子云然者欲使人沿流而溯源也不是將惻隱之心謂即是仁故又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既曰仁之端則不可便謂之仁可見如此等處類

聚觀之體認乃知其精義○豈可專以愛為仁○專字可味愛固不可謂非仁然他是仁之發用未可遽名全體故專謂之仁則不可

退之言博愛之謂仁非也○退之姓韓名愈諡文公唐鄧州人此語出韓文十一卷原道文○博愛仁之功用遠及物者仁就心上言之故又不可以功用認仁譬如米未炊則謂之米既炊則却謂之飯米固為飯然便以飯為米則不可○朱子曰只為他說得用又遺了體○此章愚意為二節者自其引孟子之言至不可便謂之仁為一節乃言不可以發用為仁也自其引退之言以至章尾為一節又言不可以功用為仁也如此看庶幾得語脈矣

自是失了性○蔡虛齋曰性即理也似當云性即人心之理也下文云喜怒哀樂未發何曾不善可見非泛泛言理者矣○天下之理原其所自無有不善○此理字當作性字者若已說理則無有不善矣何待原其所自耶是蓋上句曰性即理也故直受來以云然實是性字意○蔡虛齋曰此即下句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者也發而中節則無性而不善所謂情之正也所謂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惻隱之心仁之端也之類也發不中節然後為不善氣用事而理為所蔽者也○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云云蔡虛齋曰然亦有不盡然者如邪正災祥曲直之類蓋從語音所便也○愚按程子此數句誠未粹虛齋之說極是只程子便舉今古常談中通得其序二三言以證其說耳不

必深究也

○問心有善惡否 章 程子又曰心也性也一理也自稟受而言謂之性自存諸人而言謂之心程子之說往々以心性為一朱子則曰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性則心之所具之理較之程說更密然心性本非判然二物則如程說亦不為不當此在學者深思之耳○心本善○心指本心若泛言心則通善惡不合此章之指也○朱子曰疑此段微有未穩處蓋凡事莫非心之所為雖放僻邪侈亦是心之為也善惡但如反覆手耳翻一轉便是惡止空頓不著也便是不善○又曰性無不善心之所發為情却或有不善說不善非心亦不得却只是心之本體無不善其流而為不善者皆情之感於物而然也

○李退谿自省錄曰程子心本善之說朱子以為微有未穩者蓋既謂之心已是兼理氣氣便不能無夾雜在這裏則人固有不符發於思慮動作而不善之根株已在方寸中安得謂之善故謂之未穩然本於初而言則心之未發氣未用事本體虛明之時則固無不善故他日論此又謂指心之本體以發明程子之意則非終以為未穩可知矣○愚按程子心本善之說朱子既疑然而下面曰既發則可謂之情不可謂之心此言最可疑何也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此便指情為心奈何說不可謂之心耶故語類曰此句亦未穩又如下文譬喻至流而為派亦可不謂之水乎是譬亦未切大抵此章多不可曉不用強解或有記者之誤與抑是程子未定之說歟程子又曰心一也有

指體而言者有指用而言者惟觀其所見如何耳張子曰心統性情者也唯此二說端的明白周遍無弊讀者其致思焉

○性出於天○天者理而已矣才者人之能也才則有善有不善以出於氣故也性則無不善以出於理故也

○性者自然完具信只是有此者也○仁義禮智皆是實有之此即信也非於四者之外別有信也○朱子曰四端之信猶五行

之土無定位無成名無專氣而水火木金無不待是以生者故土於四行無不在於四時則寄主焉其理亦猶是也

○心生道也章○天地以生物為心而人得之以為心故人心亦一箇生道而已所謂天地之大德而人之所以為人也○有是

心斯具是形以生○言有是心即有是形未有獨有是心而不

有是形者也不是先有是心然後方具是形以生出去須得意忘言莫以辭害志○惻隱之心人之生道也○凡人才有傷者

這生意則必惻然有隱那箇不忍之心便是天地生物之心故曰惻隱之心人之生道也章首泛提題目至此指出人心之

所以生道說○按語類曰心生道也此句是張思叔所記疑有欠闕處必是當時改作行文所以失其文意朱子之意蓋章首

偶然說起至末句又曰人之生道也則首句無安頓而文相重復故疑之歟今據朱子所疑嘗竊思之章首或闕天地之三字

歟如曰天地之心生道也則下句所謂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者語意順而明所謂惻隱之心人之生道也者與此句相照應

而不重複以見天人之一理而味更為長矣意如此只以淺見

輕訂賢傳罪固不可辭後學幸備參考而恕僭踰之咎焉○葉
註所引朱說二條前說便正解本文後說只泛論心之體段與
本文意元不相關讀者勿泥着然而唯有生物之心故純粹至
善流行不已而活底在其中矣此則不可不知

○橫渠先生曰氣塊然太虛章○先生姓張氏名載字子厚初家
鳳翔郿縣橫渠鎮之南大振各口晚年又居於橫渠故居世稱
橫渠先生○此章單語氣而理自在其中語意與中庸專與費
而隱自在其中略相似蓋欲論道體者若不就氣而言之則無
容說專故張子唯以氣語之而理自不離而已○性理大全小
註曰塊霧昧貌氣之充滿也○太虛謂天地之間莊子曰道不
遊太虛○氣之上下曰升降氣行四方曰飛揚○未嘗止息○

所謂塊然太虛升降飛揚者便天地一元之氣而所以生人物
者億萬斯年未嘗止息但人不察之耳○虛實動靜陰陽剛柔
此分而言之則虛實以有無言動靜以作用言陰陽以氣言剛
柔以質言合而言之則只是一元氣而已矣機者發動所由物
之所由以決者言其所係也言這塊然一氣以運出虛實動靜
成立陰陽剛柔故曰機又曰始也○朱子曰實與動便是陽虛
與靜便是陰但虛實動靜是言其用陰陽剛柔是言其體而已
○浮而上者云云陰之濇也○若日月衆星皆是輕清之氣所
以麗乎天如其重濁者必下而著地故星隕成石若不成石則
不得墮地也試之眼前事物輕清者浮而上重濁者降而下凡
物皆然誠不可以一二論而其輕清者固是陽重濁者固是陰

就此看之陰陽之大分明矣○其感遇聚結為風雨為霜雪○
 張子曰凡陰氣凝聚陽氣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為風
 蔡虛齋曰地中溫潤之氣上蒸而成雲雲氣濃而重則下垂為
 雨又大戴禮曾子天圓篇曰陽氣勝則散為雨露陰氣勝則凝
 為霜雪凡此皆莫非二氣之感遇聚結矣○萬品之流形○流
 者流行不滯之意生人不已順之長茂此之謂流乾卦彖傳曰
 品物流形○山川之融結○融者流通之意結締也融言川結
 言山○糟粕煨燼無非教也○糟粕酒滓煨燼火餘言充天地
 間者皆是陰陽之變化道體之流行開眼即有道無非至教也
 禮記曰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風
 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亦與此章同意○此章最好者此

是張子一生學力之所至如是常人者雖日見之不能就以知
 其味唯張子深識之此其所見儘高古人日用之際無處而不
 察道體之趣味也朱子曰此等言語最是經鍛鍊底語須熟念
 細看

○游氣紛擾章○朱子曰游氣是氣之發散生物底氣游亦流行
 之意紛擾者參錯不齊既生物便是游氣若是生物常運行而
 不已者二氣初無增損也○又曰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
 物之萬殊此言氣到此已是查滓麓濁者去生人物蓋氣之用
 也其動靜兩端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此說氣之本○又
 曰游氣紛擾合而成質恰是指陰陽交會言之陰陽兩端循環
 不已却是指那分開底說蓋陰陽只管混了闕闕了混故周子

云混兮闢兮其無窮兮○又曰只是晝夜運而無息者便是陰陽之兩端其四邊散出紛擾者便是游氣以生人物之萬殊其常言正如麴磨相似其四邊只管層層撒出正如天地之氣運轉無已只管層層生出人物其中有龐有細故人物有偏有正有精有粗○紛擾字好省此可以見氣有清濁偏正之不齊矣游氣陰陽陰陽即氣元非二物只有體用之分而已張子欲自發處說起故先游氣紛擾而後陰陽循環云

○天體物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也○體是骨子之意蓋物之有箇天理事這仁做出來天之與仁實為萬物萬事之骨子○此仁字當主愛意看如君之仁臣之忠父之慈子之孝孰非是愛不翅此類凡一切應事接物未有以慈愛懇厚不得其當

者也未有以殘忍刻薄得其當者也此其所以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非仁已○禮儀經禮如冠昏喪祭之類禮之大節目其條有三百威儀曲禮如飲食起居之類其目至三千條蓋日用千緒萬端無不有禮言此以見仁體事而無不在○禮之本意敬而已矣敬人者由愛而生故曰禮則仁之著○昊天曰明云云及爾游衍○詩大雅板之篇曰語辭王往通且亦明也行寬縱之意一作衍和樂之意文義俱通但以韻考之且叶得緝反衍以戰反則知作衍者蓋字誤也○詩疏義曰天者理而已理無往而不往天無往而不往○豐城朱氏曰昊天曰明及爾出王言一出入之際而天必與之俱也昊天曰且及爾游衍言一動息之頃而天必與之同也○愚謂及爾天與爾也出王游

行該平日萬事所謂道不可須臾離也此詩意味深長便是道體

○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良能者自然而為也○朱子曰良能是說往來屈伸乃理之自然非有安排措置二氣則陰陽良能自其靈處○蔡虛齋曰良能者其往來屈伸自然能如此處即其靈也靈則不待使之然而亦不能遏其然乃所謂自然也乃所以為靈也○愚謂解良能字義只是自然而為也一句盡之矣然須要兼活底意思者蓋陽之後自然為陰陰之後自然為陽○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續之流行漸之相推抑是死物果能如此乎哉若夫死物則一隕了不能復陽一屈了不能復伸豈其屈伸往來互相因相生耶愚故

謂良能當兼活底意思者朱子曰鬼者陰之靈神者陽之靈靈即活潑之意便所謂良能也先儒說此章多不除靈字其亦有見於此歟○朱子曰伊川謂鬼神者造化之迹却不如橫渠所謂二氣之良能蓋程說固好但只渾淪在這裏張說分明便見有箇陰陽在○饒雙峰曰造化之迹指其屈伸者而言二氣良能指其能屈能伸者而言程子只說他屈伸之迹不說他靈處張子說得精○愚謂如說鬼神之所在程說既盡之矣只其鬼神即陰陽而所自然靈活者尚未說破及張子其義始備蓋程子說其皮膚而包其骨肉張子直說出骨髓來○物之始生氣日至而滋息○至者進而至也對下反字遊亦散意與游魂為變之游同○日至日反皆自然而然而所以良能

耳○蔡虛齋曰至之謂神反之謂鬼至而伸反而歸止是進退
二字耳要認得正而實若泥於歸之詞則異端所謂歸根還原
者亦無得而議矣

○性者萬物之一源章○萬物兼人物而言一源謂同一本原○
朱子曰所謂性者人物之所同得非惟已有是而人亦有是非
惟人有是而物亦有是○此章重在首二句下文數句只申言
大人能盡其道耳首二句正論道體故載在此篇○不可以盡
其道說盡其性此道字受上句言所謂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
得私之道也故盡其道該盡己之性盡人之性此句內已含下
面意思下只說開之耳○立必俱立云云此能盡其道之目蓋
體萬物一源之性以不有得私者也○知必周知愛必兼愛○

依上下例周知使夫以周知也兼愛使人皆得所愛也程子
曰人各親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便是兼愛之意○一說周知
我無不知也兼愛我無不愛也此說亦似是但以上下句例及
通章之義考之前說終得正意不可以轉移也

○一故神○一者指道理言天下之間只是一箇道理故其能妙
萬物而無不通也不可依葉註做純一之一○朱子曰橫渠此
語極精須當子細看只是這一物却周行乎事物之間如所謂
陰陽屈伸往來上下以至於行乎什佰千萬之中無非這一箇
物事○蔡虛齋曰神字對鬼字而言則偏矣單言神則當得太
極○此所謂感而遂通不行而至不疾而速也○此字指神此
又就人心以證其神也蓋喜怒哀樂隨感而應應則通也千變

萬化皆然非神而何○不行而至不疾而速○凡物之有所至必自乎行疾謂促也促則可速惟理則不行而至不疾而速可以見神妙之意矣

○心統性情者也○朱子曰性是體情是用性情皆出於心故心能統之統如統兵之統言有以主之也且如仁義禮智是性也孟子曰仁義禮智根於心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本是情也孟子曰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是非之心以此言之則見得心可以統性情○又曰性是未動情是已動心包得已動未動蓋心之未動則為性已動則為情所謂心統性情者也○又曰凡物有心而其中必虛如飲食中雞心猪心之屬切開可見人心亦然只這些虛處便包藏許多道理彌綸天地該括古今推

廣得來蓋天蓋地莫不由此此所以為人心之妙歟理在人心是之謂性性如心之田地充此中虛莫非是理而已心是神明之舍為一身之主宰性便是許多道理得之於天而具於心者發於智識念慮處皆是情故曰心統性情也

○凡物莫不有是性章○凡物之物兼人物而言所謂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為健順五常之德者此人物之所同也○朱子曰天下無無性之物蓋有此物則有此性無此物則無此性○通蔽開塞○此言氣質之性通蔽人之與人對開塞人與物對但講時於此句上面未可說出以自有下文也○牢堅也○開則達于天道與聖人一○或學而知之或因而知之其知之也

近思錄說畧卷之一終
雖有難易然及其至則皆通乎天道與聖人一也○朱子曰看
來塞中也有通處如猿狙之性即靈樞則全然蠢了便是通蔽
不同處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如人頭向上所以最靈
草木頭向下所以最無知禽獸之頭橫了所以無知猿狙稍靈
為他頭有時也似人故稍向上○按朱子之言非本文之正
意然足推廣氣質之不能齊以盡此章之餘意矣故載其說爾

近思錄說畧卷之一終

靜修我聖主

紫天堂佐藤了齋

藏書

